

第四章 研究結果

「不遠千里而來，是爲了彼此相遇吧！在那年煩躁夏天結束時，我收到最好的見面禮，是有了兩年的相知相處。爲了一同做些什麼，就這樣，我們在這個空間裡碰面了，爲了那些有趣的課，那些可愛的人，爲了一同說說話，鋪陳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

這是去年，我寫在札記裡的一段話。那時，總相信同學之間每日的相處、談話，都是珍貴的經驗。

對智能障礙兒童來說，每日的學校生活也是這般有趣嗎？「朋友」是否真的是上學必然帶來的禮物呢？生活在普通班級裡，他們從每天的互動中得到了什麼？又或者，他們有朋友嗎？如果他們有朋友，彼此相處情形是如何呢？如果他們沒有朋友，那又是爲了什麼，造成這樣的孤單？因著這一連串的不確定，我開始了整個研究歷程！以「他們是否有朋友？」這個小小的問題出發，藉著參與三個智能障礙兒童阿文、小娟和小羽的學校生活，了解他們與朋友之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又共同編寫了哪些故事？

以下，我將分別陳述阿文、小娟、小羽這三位學生在不同情境裡和朋友相處的情形，並交代在參與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幾個主題、以及這一路我的所思所感。

第一節 阿文與朋友的故事

初春的早上十點多，我踏進位於郊區的晴光國小，今天可是第一次到學校看阿文上課，帶了點好奇和許許多多的想像：

到底阿文在學校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

一入校園，就看見一大群學生蜂湧、推擠著向籃球場走去。這一節下課是「課間活動」時間，全校學生都集合進行遊戲或比賽。我在吵雜的人群裡找到了阿文班級的張老師，她正帶著學生整理著跳繩，也順道快速地向我說明等一下的活動是跳大繩。班級同學站成兩個長排，每邊大約各 10 位學生，老師一吹哨子，由一邊的學生先跳，大家很有默契地喊著：「一、二、三，進去！」一大群人開始熱熱鬧鬧地跨進跳繩裡，扯開喉嚨大聲數著每次跳的數目。

在學生專注數著腳下步伐的同時，我忽然想到：「咦，阿文在哪裡？」我有點焦急地在人群裡來回搜尋著阿文的身影，先分別掃視了兩隊的學生，發現阿文並不在行伍中，接著又看了一下旁邊幾個零零散散的人影，終於在離張老師約五、六步遠的地方發現了他。他轉頭看著六年級學生的貓捉老鼠活動，旁邊站著有一個跟他個頭差不多高的男同學，正在他的耳朵旁不停地說著話，阿文好像只是聽著，並沒有轉頭看一下這位學生。講話途中，有時這位同學會拉拉阿文的手，從他臉上微笑的表情看來，我猜想可能是在說件有趣的事（A-950302-O-1）。

我站在一旁看了約三分鐘，發現這個學生還是興高采烈地向阿文說著話，決定走向前去聽聽他們在聊些什麼。我慢慢地走近阿文，先開口問這位男同學：「你在跟阿文聊天啊？」這位學生很快地回答：「對啊！我在跟他講一個故事。」我接著說：「是什麼故事啊？」「就是我昨天看到的一個故事，有一個人到一個餐廳吃飯，然後……」我十分好奇他為何會有這樣的舉動，於是又追著問：「那是老師請你陪著阿文，要跟他說故事的嗎？」他揮揮手說：「不是啦，是我自己要跟他講的，是

我想到的！」

阿文在我們聊天的過程中一直都是安靜的，完全沒有開口插話，於是我輕輕地問了這位學生：「你講的故事，阿文都聽得懂嗎？」「可以啊！他都聽得懂，他都有笑！」男同學很肯定地點點頭。

短短的交談中，我感覺眼前這位同學是個很有耐心的小男生，他以這般溫柔的舉動，拉拉阿文的手，貼在他的耳朵旁說著近日讀到的有趣故事。對應著一旁班級小朋友的紛鬧、跳躍，阿文雖然沒有參與跳大繩的活動，卻獲得了這片刻的溫馨敘說。對於第一次見面時阿文老師和同學的那一句句：「對啊，我們班學生都很能接納阿文，對他真的很好」(A-950224-II-T)，「大家都喜歡跟他一起玩，全班的同學可能都把阿文當成好朋友」(A-941212-I-ST1)，我不禁開始相信了起來……。

一、在人群裡，我倆相遇

朋友就是..

「朋友就是互相幫助，一起玩，還有講話比較體諒對方」
(A-941212-I-ST1)

「守信用的人，才算是我的好朋友！」(A-941212-I-ST1)

「我的朋友不要常惹老師生氣，因為如果他常惹老師生氣，那表示他也會常常跟我吵架，那吵架就會不愉快！」
(A-941212-I-ST1)

「因為他們就是有時候會幫我，或者是跟我一起玩。像是我是那個資源回收和倒垃圾的人，有時候叫他們其中一個來幫忙，那他們就會一直幫我」(A-950323-I-ST4)

面對「你覺得什麼樣的人叫做朋友？」的小小問題，學生們最常說的幾個答案是：會一起玩耍、相互幫忙、守信用……等。

那阿文對於「朋友」的定義又是什麼？第一次見面時，我提出相同的問題。阿文沒有回答，只是低頭看著桌子，在一旁的資源班老師代替他回答：「他也沒有這種感覺，他沒有說誰是他的好朋友，我們講真的，因為相處這麼多年，他從二年級來我們學校，那我們也很靠近他，我們覺得他沒有這種感覺--什麼叫好朋友！」(A-941212-I)。在老師眼中，阿文對這群一起生活、陪在身邊的同學，竟沒有「好朋友」的感覺！我有點挫敗，但更多的是對這個答案的不確信，畢竟這是一個由他人之口說出的想法，是觀察揣測而來的。

之後到家裡訪問阿文媽媽時，我又一次提出這個問題，媽媽幫我問了問他：

媽：你告訴我們，你的好朋友是誰，叫什麼名字？

文：我沒有，我不知道。

媽：好朋友是不是叫佑佑，你要講啊！

文：是啊，林佑佑。

媽：還有呢？你要講清楚，嘴巴要講清楚！

文：宏明、小豪、小永。

媽：還有呢？有一個常擦你屁股的是誰？

文：小全！

媽：哪一個跟你最好？

文：小全！

媽：爲什麼跟你最好？

文：因爲他會幫我擦屁股。

媽：就因為常常幫你擦屁股，所以是好朋友，是不是？

文：(想了一下) 是啊！(A-950302-I-P)

雖然是在媽媽半哄半騙(用餅乾利誘)下問到的答案，這一次阿文說了幾個班上同學的名字，更把常幫忙他的小男生，列入「最要好的朋友」之列。他熟悉著這些小朋友的名字，也記得每日生活裡發生的事件。對於同學間的相處，阿文似乎並不如老師認為的是全然無知、無所覺的！

在選擇朋友的背後..

過程中，我曾讓學生填寫了一份作業單，分別寫出自己在班上的朋友和不喜歡的人。事前雖然已經確信「阿文是有朋友的」，但是學生們給的回應卻是超乎想像的熱烈：全班有二十一位小朋友把阿文填在「朋友」那一欄！在張老師跟我分享結果時，她以激動的語氣說著：「我今天看了一下，哇！好驚訝，班上大概有 2/3 的人寫他，沒有想到我們班的學生這麼喜歡他，這是事先沒有想到的！我本來只是隨便翻一下，後來發現幾乎每一張都有他的名字，就忍不住拿紅筆把他劃出來……」(A-950413-II-T)。

是為了什麼，有這麼多同學喜歡阿文，願意把他視為自己的朋友呢？我發現，是因為有的同學看到了阿文的良善和純真。例如，有人注意到阿文的一些行為舉動，「他講話比較不會像平常人這樣，他講話就很可愛」(A-941212-I-ST1)、「他就……臉圓圓的啊！然後……他就上課如果想到的話就大叫，然後如果累的話就會自己睡覺」(A-950413-I-ST67)、「他很可愛啊，有時候會做出讓人吃驚的事」(A-950309-I-ST23)；有人喜歡阿文則因為他是善良、乖巧、好相處的，「比較不會像我們班的男生一樣吵架、打架，或是罵髒話」(A-950420-I-ST89)。

在這之外，還有人從阿文的特別處著想，談到他們所看到的「特殊」、以及對這種差異的感受：

永：就是因為他比較特別啊！就是說他學東西學比較慢。

我：喔，可是你不覺得這樣很奇怪？

永：不會啊！

我：你會覺得他跟其他小朋友不一樣嗎？

永：沒有吧！就是跑比較慢。(A-950406-I-ST5)

不過，欣欣和小潔又是不一樣的想法。欣欣發現阿文的反應比較慢，常常不知道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因此覺得他有點可憐，所以想跟阿文當朋友(A-950413-I-ST67)。小潔則抱持著照顧的心態：

我：你們為什麼會選阿文當朋友？

潔：因為我們想要照顧他、更了解他。

我：那你們不會覺得他好奇怪？

潔：不會！

我：為什麼不會？

潔：因為這樣的話可以更了解這種小孩的情形，然後可以學習照顧這種同學(A-950420-I-ST89)

生活中，同學們察覺出阿文的不同，但是這種「很特別」卻也成了孩子擇他為友的一個理由。兒童眼中的世界，阿文的不同引發的可能是「照顧他」、「教導他」……等想法，而不一定是在「不同」與「奇怪」之間畫上等號！

同學的看待..

■是小小孩？

在「可愛」與「特別」這兩個形容詞背後，同學是以怎樣的心態與阿文相處呢？某次訪談中，我忍不住對兩位學生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你們會幫阿文、會帶他，那你覺得他跟你們年紀差不多嗎？還是……」當時同學立即的反應是：「沒有，他比我們大一歲！」之後，我又再問了這個問題，有同學說：「他的感覺很像小孩子啊！」還有人開玩笑地說：「嗯，我上次很好笑，然後還說，我是姐姐喔！」、「有時候不由自主就把自己叫成姐姐或哥哥」、「就是跟他說：阿文！我比你大喔！」另一個同學看我們聊開了，也開始補充著：「有時候如果阿文不乖，然後欣欣就跟他講說：阿文，看到學姐不會叫喔！」(A-950413-I-ST67)。長期坐在阿文旁邊的小永，也曾提到類似的感受：「我覺得他比較像三下(的小朋友)！因為他那個生氣的時候啊，就會大叫，那聲音就很尖啊」(A-950406-I-ST5)！

同學們一連串的說法，將阿文比擬成是個小孩子了！但不知道和他們朝夕相處的張老師，是否也察覺到同學們對待阿文的態度不像「同學」呢？三月底的那次談話中，老師認為：「雖然口頭上是叫學生照顧他，但他們並沒有把阿文當成是較小的弟妹，自己也沒有以這樣的名稱跟同學提過！」、「同學會說要『扁』他，可能只是口頭上這樣講講而已，不是把他變成小弟弟的」(A-950330-II-T)。但是，四月底有一回，在我分享著當天和學生談話的內容，聊到阿文二年級的交友情形，老師突然提到了這麼一段話：「他們已經不是像以前一二年級那種，誰都可以跟誰玩，他差距其實是越來越大！他要再跟小朋友這樣融在一起玩，我覺得是比較不可能，同學就真的把他當成是小小孩在那邊對待」(A-950427-I-T)。

同學的描述、老師的感受，都不知不覺地讓阿文與同學之間的差距隱隱清楚。可是，一旦阿文落入「小小孩」的定位，同學對他的照顧也好、容忍也罷，都意謂著兩人關係上的不平等啊！

■是講不聽的同學？

瘦瘦高高的小永，是和阿文一起坐了將近一年的小男生。當我知道他和阿文有著這麼親近的關係時，腦中浮現的第一個想法是：「那他一定跟阿文很要好囉！他們倆一定是好朋友！」還沒有將這一個又一個的「一定……」說完，直率的小永就這樣一句句地打碎我的假想：

我：你覺得他算不算你的朋友啊？

永：算，可是沒那麼好。

我：沒那麼好，為什麼？

永：因為他下課跑去圖書室，或者在教室裡，那這兩個地方我都不喜歡去！

我：你都不喜歡去？

永：對！

我：所以沒有一起玩？

永：嗯！

我：那一開始會有什麼感覺？

永：一開始覺得沒什麼感覺，就是覺得就旁邊沒有人。

我：啊！旁邊沒有人？

永：對啊！

我：他不是坐在你旁邊嗎？

永：對，可是會感覺這樣。

我：你怎麼會感覺沒有人？

永：也不算沒有人哪！

我：對。

永：就是說，怎麼講……

我：沒關係，你慢慢講。

永：怎麼說呢？就是好像一個，一個那個什麼講不聽的同學坐在旁邊。(A-950406-I-ST5)

為什麼講不聽呢？小永敘述著一次考試的經驗：「因為他就會問我一些問題啊，然後我在考試的時候，他也會說：你的借我看一下。」面對這種啼笑皆非的場面，小永只能暫時以「我在考試，我等一下再借你看」來應付。另外，對於「旁邊好像沒有人」，是小永覺得坐在阿文旁邊的好處，「就可以比較安靜上課，可是有時候阿文會鬧」(A-950406-I-ST5)！

阿文這種種不一樣，加上小永大而化之的個性，兩人的相處常發生一些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情況。有一回，阿文請假沒有來上學，坐在鄰坐的小永第一個想法是：「咦，旁邊有空位耶，把腳借放一下！」過了好一會兒，小永才想到這空位有些離奇，也才發現阿文當天怎麼沒有來？我聽了這段話，追問著：「阿文不是坐你旁邊嗎？書包沒有來，怎麼會沒有發現？」小永只是笑著說：「因為…他常常離開位子，而且便當是掛在旁邊，旁邊我都看不到，我這個位置會被桌子遮住，要換個角度才看得到」(A-950406-I-ST5)。

從「講不聽的同學」到「沒有發現他到底有沒有來上學」，小永和阿文之間存在的，是不是只有座位上的鄰近而沒有更多的情感呢？我們談到對未來五年級重新分班的想法，我詢問他是否想再和阿文同班？小永的回答是：「會，留一些比較舊的朋友，到了新的班級會比較習慣。」「你覺得他是你舊的朋友？」「對！」小永

肯定地點點頭 (A-950406-I-ST5)。

似乎，在直率與忽略之外，值得可喜的是，孩子之間仍然存在著一絲「相依」、「作伴」的聯繫！

二、近看阿文的一天

第一次和阿文老師見面時，她對於我要入班看小朋友上課是很樂意的，但在此同時又擔心我「看不到什麼」！在一個班級二十七位學生當中，老師有些無力地承認，對於阿文，她「很難照顧到他，不可能把全部的時間花在他的身上，畢竟其他學生也需要注意；如果要別的同学照顧他，對其他人也不好意思」。幸好，阿文是個很溫和的孩子，常常是安靜地坐著看書，老師對阿文的要求也很少。以體育課為例，「我只希望他不要亂跑就好了」！最後，老師以這麼一句形容阿文在班上的定位：「我覺得阿文在我們班比較像是一個客人，大部分時間就是乖乖地坐在位子上看書，上課的時候比較不會去注意到他」(A-950224-II-T)。

阿文是「客人」？

當天離開學校的路上，我的腦中一直重複出現著「客人」這個詞彙，阿文雖然身在普通班級之中，老師對於他的學習，卻是無力的。在那天的札記裡，我記下這個無奈：「老師一直以『客人』一詞形容阿文，感覺他在班級課程的參與度不高，總是安靜地坐在位子上。老師一方面知道應該讓他多參與，但又因為人力、精神上的無法負擔而遲遲未有所行動，形成了一種『知其有所需，但力猶未逮』的拉鋸」(A-950224-N)！

阿文真的是客人嗎？換個說法，「阿文是否算是班上的一

份子」？讓我們跟著他的腳步，體驗他在學校的生活！從現場的還原，或許我們可以觀察、感受到一些阿文與班上同學的互動或友誼。

從清晨打掃談起..

早上七點十五分，媽媽帶著阿文到學校，小他一歲的弟弟雖然在隔壁班，但是並沒有陪著阿文一起來上學，「他們都分開走，他弟弟都自己來！弟弟會比較早」(A-950427-I-T)。到了教室，媽媽有時會「幫他弄一下，看一下聯絡簿」，有的時候則會「幫忙打掃一下」。在張老師擔任導護值週的那幾天，教室裡只剩下學生，媽媽會稍微幫忙照顧一下，例如，「開個窗戶、打掃一下，或是整理個黑板什麼的」(A-950302-I-P)。在媽媽整理的同時，幾個同學陸續走進教室，很自然地阿文媽媽道早安！

一大早班級打掃的時間，同學們各自拿了掃地工具開始忙碌，阿文則坐在位子上看著。過去，學校裡的訓導主任會要求每個學生都要工作，再加上資源班的陳老師「很兇」，阿文就會「乖乖地掃，掃一大片」。現在換了主任，陳老師也不盯了，他「根本就不掃，掃了兩撮、兩撮就不掃了，就自動回去」。媽媽自己也覺得「這一點讓我們覺得他就是有特權啦，那掃地也是，老師都沒有安排他的工作」(A-950302-I-P)。

媽媽很不喜歡阿文這樣偷懶，開始利用早上到校的時間，自己帶著阿文做事，「因為我覺得老師不要求，我們也不能說什麼，我們就自己逼」！一開始，實在不知道該派給阿文什麼工作，讓他做擦桌子、擦窗戶等工作，總是比畫個兩下，就大喊「我擦好了」！一番摸索之後，媽媽的結論是「掃地比較好，起碼有動到全身」(A-950302-I-P)。就這樣，媽媽每天起碼會逼著阿文掃地三

五分鐘，才讓他回座位。

對於媽媽的逼迫，阿文其實是很不喜歡的。後來，他會很聰明地在校門口就大聲說著：「媽媽再見」！「他就叫我不去，他知道我會逼著他掃地」！如果不讓媽媽這樣地強逼著阿文做事，那些在教室裡的同學，是否可以幫忙教教阿文？媽媽發現，「同學也知道，他們都不敢逼他，同學也不會叫他」。於是，在老師和同學都這般「善待」阿文的情況下，媽媽反而有著深深的擔憂，「因為可能大家都太好了，所以他也真的是惡霸，我是這麼覺得」（A-950302-I-P）！

坐著升旗！

學生整理了隊伍，開始朝操場集合，阿文動作慢慢的，總是跟不上大家的節奏，不知道這樣的慢，是否會惹得其他同學不高興？

我：那你們會不會排隊或是升旗就會比較慢啊？

穎：不會，他就慢慢走過來，他升旗都坐在司令台，沒有站著，他都坐在前面！

我：啊！那他都坐在前面？

穎：因為他不喜歡站著，那他就跑到前面去坐。

我：然後沒有關係嗎？

穎：沒關係！（A-941212-I-ST1）

同學和老師都習慣了，也包容了阿文的特別。這種習慣與包容，竟讓他有了「可以坐著升旗」的特權，而這麼一坐，也使得「全校都認識他」！

上課了..

■打躲避球

「老師，剩下的時間要上什麼？」

「啊！躲避球耶，好棒！快點快點，不然就能玩了……」

一天，體育課花了將近一半的時間讓小朋友到保健室做牙齒檢查，好不容易等全部的學生都看完，大夥兒蹦蹦跳跳地跟著老師到後操場去了。學生很快地分成單數和雙數兩隊，老師吹著哨子要大家報數：「一、二、三……」長長的隊伍向後延伸著，阿文站在隊伍的最後一個，並沒有大聲跟著喊出數字。

遊戲開始，「阿文是站在右半邊的場地，這時外面只有兩三個負責丟球的人，同學們一來一往地傳著球，有時會叫著：『要攻擊誰！』有時又催促拿到球的人：『快丟！傳給我！』阿文跟著同學在場地裡來回跑，整場比賽中，外圍的同學並沒有直接針對他做攻擊」(A-950323-O-1)。阿文在圈內跑了一會兒，開始轉頭看外面，慢慢地走出了場地，站到外圍的邊界上。比賽繼續進行，場內場外的同學大叫著，忙著奔跑閃躲，「對於阿文在場地內、外游走的舉動，並不太在意，過了一會兒，外圍的同學看到他，開始出聲要阿文走進去」(A-950323-O-1)。

這樣的遊走參與，是老師經過了一段時間的調整後所做的決定。以前的體育課，阿文大多坐在一旁看著同學活動，「就是休息就對了」，「老師叫他上來玩，他就不要」(A-950323-I-ST4)，阿文有些懶惰，不太喜歡跑來跑去的。如果老師強迫他一定要上體育課時，「他就大吼大叫，他就哭給你看，反正他知道你也拿他沒辦法！」(A-950302-I-P)。可是，阿文身體的靈活度越來越差，最後在媽媽反應下，老師開始嘗試在打躲避球的時間把他拉進來，「玩球那種我們都看的到的，就可以一起進來。」因為「有一次打籃球，我嘗

試給他一顆。他給我拿去亂丟，你知道嗎！他到司令台那邊亂丟，那時候又剛好有隔壁班的，就在那邊玩成一團，丟了一團。我就擔心他被 K 到，籃球又硬，對啊！後來我那個球就把收起來，就不敢讓他玩」（A-950406-I-T）。

在打躲避球時，同學們自然有種默契，「阿文他到裡面，然後我們就說：不可以打阿文啊，然後，我們就叫他趕快跑，趕快跑，會打到你喔！」、「因為老師就故意要讓他跑，那個，要讓他瘦一點啊！然後就跟大家講說，不可以打阿文，嚇嚇他就好了，然後阿文就會跑來跑去啊」（A-950413-I-ST67）！除了老師的叮嚀，學生們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我：所以你們會想說就不要瞄準他？

欣：嗯！

成：嗯，也不會想瞄準他。

我：為什麼不想瞄準他？他不是很好打到嗎？

欣：因為他，因為他根本就不是我們攻擊的對手嘛！

欣：他跟我們玩的事情，他應該都不行啊，因為像躲避球，他都不敢接啊，然後被打到就死掉啊！

成：什麼死掉……哈哈！

我：所以你覺得他是不想玩還是不會玩？

欣：不會玩！（A-950413-I-ST67）

阿文雖然不是「攻擊的對手」，但遊戲時，和他同一隊的學生「有人會去撐啊！」、「有一些人會把他擋住啊，然後叫阿文趕快跑」（A-950413-I-ST67）。在學生忙著閃躲之餘，還有幾個小朋友會幫忙拉他一把，不要讓他被球打到！

打球不太行，不過阿文壯壯的身材，是小朋友玩拔河時第

一個想到的人選。「因為那個他體重超重的，就會想要他說可以，叫他下去、叫他進去」，同學簇擁著阿文，希望他能發揮所長，可惜嘗試了幾次發現阿文不會拉也不想拉，只好放棄（A-950330-I-ST45）。這場沒有成功參與的拔河比賽，反應了一些寶貴線索，同學想到了阿文、希望他幫班上出點力，確實把阿文當成班上的一份子啊！

■ 遊走教室

在教室上課時，阿文常常都靜坐在位子上看著自己的書，有時則隨手找了張白紙塗塗畫畫，坐累了，他便開始在教室裡走動。「阿文畫完手邊的紙張後，站起來走到後面，看看老師的位置及桌上，接著又走到後面的置物櫃翻看找到另一張紙，再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坐位上。這時，坐在他右前方的同學（小豪）忽然站了起來，走到後面櫃子拿出彩色筆，又走回位子上，一邊打開盒子，一邊找出一張用過的回收紙遞給阿文，以手比一比紙張，示意要讓他畫畫」（A-950302-O-2）。有的時候，他「看完一本書，要拿回去放，再拿下一本」（A-950420-I-ST89），走動時他有幾次會不小心擋住其他同學的視線，學生並不生氣，只是要他：「借過，過去一點！」

對於阿文的走動，同學們已經習以為常，「我們就不理他，上我們的課就可以了」（A-950420-I-ST89）！「覺得很平常啊，因為他常常會走來走去、拿東西啊」（A-950406-I-ST5）。當然，有時候如果阿文一面走動一面伸手拿同學桌上的東西，同學依然會制止他，但是可以感受他「就會好奇，會去玩」（A-950406-I-T）。

■ 製造空檔

大叫，是阿文有時會在課堂上出現的突發狀況。幾個小朋友聽到這種叫喊，會急著跑過來說：「阿文，不要大叫！」接

著，老師要學生：「不要去理他！」在這一陣安撫與制止的混亂中，坐在鄰坐的小永有著不同的想法。

他喜歡現在的這個坐位，因為「想要睡覺，然後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先躺一下」，「阿文幫我製造空檔，讓我趴一下！」(A-950406-I-ST5)。這種特別的情況，讓小永喜歡阿文這個同學，也願意繼續坐在他的旁邊！

■當守護天使

四年二班的黑板上寫著今天的年月日、值日生，除此之外，還有一項其他班級看不到的，那就是「帶阿文」。這個工作，有點類似班上另一種值生日，也是按照學生座號輪流的。「是……好像四年級吧！是四年級還是三下，我有點忘記了。其實他們平常就有在，好像是三下就已經有在顧了。可是到很確定應該是三下尾巴吧」(A-950406-I-T)！

這個工作的起源，是因為阿文媽媽總是以送小禮物的方式來表達對同學的感激，禮物「每個人都有」。媽媽會在過兒童節、聖誕節等節慶或學期末時，買些看起來價值還算高但便宜又實用的小東西（例如小玩偶、鉛筆、自動鉛筆等），包好送給每個同學。「是一種回饋啦！因為我們覺得小孩子都很棒，我們也不能常常個別送那一些擦他屁股的那些小朋友！」「想說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跟小朋友說謝謝，說謝謝沒有辦法表達說我們很感謝，我們只能說送一些你們日常用得到的小東西，表示說你幫助他這個很棒，是一個獎勵！」(A-950302-I-P)。

面對這一大堆的禮物，老師開始覺得有些同學沒有付出、很少照顧他，拿禮物會受之有愧，所以並不適合「人人有獎」。為了給大家一個「名正言順」的理由（照顧他，就有獎品），

老師也就乾脆讓全班同學輪流「帶阿文」，於是班級裡正式有了這個規定！老師幫同學取了個「**守護天使**」的稱號，「要他們幫忙當他的天使」。

守護天使有哪些工作？老師舉例說，有時自己一忙，會忘了帶他去資源班上課，守護他的同學就要負責「帶他去上資源班或是去上科任課，那午休就是負責帶他去洗手」，還有「上課一定要陪他」；「吃飯的時候要陪著他，是要看他有沒有盛太多或盛太少。所以他盛，你也跟在後面，你也一起盛。只是你就要盯著他，不要讓他盛過量……然後吃完飯以後，就……盯著他去刷牙。盯他啦！我覺得要是陪著他、盯他，有沒有確實做到」；「那回家作業，就是要看他有沒有抄啊！……然後作業有沒有都放在書包裡，放學就負責把帶他去那個上課輔班」（A-950406-I-T）。

零零碎碎的小事，就是守護天使一整天要做的！老師覺得這樣輪流照顧阿文的任務不難，而且同學照顧起來也沒問題，因為「大家是一家人，你就是要照顧他啊」！「我沒有聽過他們在抱怨！我就說：你是他的同學，你跟他同班兩年，就算是他的家人」（A-950406-I-T）。

因為這樣的規定，學生們輪流帶阿文，不過這樣的工作其實也需要一點耐心和仔細。例如，有一次上英文課，其他同學在走廊上整隊準備到英文教室去，輪到帶阿文的小宗抱著課本在教室裡等他收東西，阿文蹲著身子慢慢地在書包裡翻找。小宗在一旁等得心急，一邊看著外面同學的動作，一邊催促著：「快點啦！同學要走了！」阿文轉頭困惑地問：「是要拿音樂還是英文啊！」「啊！是英文啦，這一節是英文……」小宗提高了音量大聲說著，最後阿文翻出了一本書，「對啦，那本是英文，快點……」（A-950423-O）。

有的時候，迷糊的小天使會忘記自己的任務。老師描述，從照顧阿文的表現就可以發現有些同學蠻散的，「永遠忘記他今天要帶阿文」，老是要老師每次提醒。老師於是規定「帶不好，明天繼續帶」：「帶到我覺得說你 OK 了，你把你該盡的任務 OK，你都 OK 了，好，就換下一個」(A-950406-I-T)。

不過，朋友的相處，並不像「帶阿文」的制度一樣，有「輪到了」和「今天不是我」的區別。當孩子已經習慣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時，玩耍和談話就只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例如，那一次小豪和宏明告訴我：

我：他上星期帶阿文對不對？

明：對！

我：老師每天都有安排一個人帶阿文嗎？

明：有，要按照座號。

我：那如果說那天不是你，你會去跟阿文玩嗎？

豪：也會啊！下課都可以。

明：對啊！（A-950309-I-ST23）

■ 一起看課本

英文課是小朋友們最喜歡的課程之一，年輕的 Petty 老師總能變出一個又一個的活動——猜拳、井字遊戲、拼句子大賽。學生提到英文課，常是滿臉的興奮得意。

這天遊戲過後，老師收回每一組的紙卡，請學生拿出英文發音課本要複習第一到六單元，有幾個學生沒帶課本，老師請他們跟旁邊的人一起看。「宏明很自然地把課本挪動了一下，打算分阿文一起看，欣欣看到他的舉動，馬上接著說：『他又不用看，幹嘛分給他？』宏明聽到不以爲意，還是將課本擺放在兩人中間。」(A-950330-O-1)

因為「忘記帶課本」的失誤，帶出了同學自然的反應，短短的十幾秒鐘，宏明和欣欣以不同方式對待阿文。欣欣脫口而出的「他又不用看」，可能是因阿文常常和同學做著不一樣的事，沒有看課本是很平常的情形；而宏明挪動課本的舉動，也只是朋友間最常見的分享，既然「阿文忘記了，我就幫忙一下！」這一刻的宏明，以直接、簡單的方式說明了「阿文是我朋友」這件事。

■找尋阿文

幾次上課鐘響，阿文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回到教室，坐他附近的同學發現，急著跟老師報告「阿文不見了」。坐在門邊的幾位小朋友搶著舉手「我去找、我去找」，老師隨機叫了一些人出去幫忙，不過有時小豪、欣欣或宏明等不及老師點名，「就直接衝到門口外面去找」，「因為不見了很著急」，他們會擔心「怕他不見」(A-950323-I-ST4)。

坐在阿文後面的小穎，也提過這種「著急」、「擔心」的心情。「有幾次上課的時候，阿文就去圖書館，害我們找不到，我們就很著急」。幾次之後，同學們學到「阿文每一次失蹤，我們第一個找他的地方就是圖書館」(A-941212-I-ST1)。

除了擔心阿文的安全，焦急他的行蹤不明，另一些學生帶著不同的想法參與這場找尋：

永：還有一次……幾乎是那個一半的人都跑去。

我：為甚麼大家會那麼喜歡跑出去找他？

永：因為可以不用上課啊！

我：可以不用上課，可是只有一下子而已。

永：一下子也是啊，然後可以去外面呼吸新鮮空氣。

我：你們是因爲不想上某一節課，才這樣子？

永：沒有，就有時候上那個就是記……，然後要等那些還不會的人，我們就說去外面啊，這樣走一走會覺得比較舒服。

我：哦，所以就會有時候就一半的人通通跑出去了？

永：對！

我：那老師會生氣嗎？

永：老師，老師看到太多人跑出去就說「全部進來」，然後說誰去找他就好了，然後就說：你們全部跑出去做什麼？然後就說他們要接受處罰，要什麼……

(A-950406-I-ST5)

「找尋阿文」變成了某些同學離開教室的好藉口，還有人趁機去上廁所、去喝水、拖延一點上課時間 (A-95330-I-ST45)。同樣的「找尋」，心情上卻是兩般！把阿文放在心裡的朋友會擔心、會煩惱；至於那些「趁機做……」的同學，語氣和神情則是一派輕鬆，阿文的「失蹤」不過是課堂上的插曲而已。

■ 相互幫忙

「同學對他真的很好，如果大便來不及，弄在褲子上，同學還會幫忙擦、幫忙洗……」。有點特別的一段描述，不管是張老師、阿文的媽媽，總常在聊天時提到這麼一個情景。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小朋友竟願意幫著另一個同學做這些事？在第一天到校觀察時，我真真實實地看到了這個過程：

「跑完操場，老師請學生整隊集合，我看了一下，發現阿文不見了，猜想著會不會又跑出去上廁所，礙於老師正

在說話，就一個人悄悄地朝廁所走去。果然在那裡看到小豪、宏明、小全和阿文四個人，阿文好像已大在褲子上，同學幫他脫下內褲和長褲，讓他坐在馬桶上。小全一邊要他繼續上完廁所，一邊分配著工作，『你去叫阿泰來幫忙，順便跟老師拿鑰匙，要拿他的褲子和刷子、手套下來，我等一下來幫忙洗內褲……』

宏明站在阿文的旁邊和他說話，『你要大完才能起來喔！』，小豪、小全戴上手套把弄髒的長褲放到水槽裡，搶著要刷，『我想刷啦，你不要跟我搶！』

我在一旁看的出神，小朋友工作之際，不經意地和他們聊著，『你好像很喜歡刷那個褲子，會不會噴到你自己？』
『噴到我的衣服也沒關係！』洗乾淨後，小豪把濕的褲子裝進塑膠袋裡，對我解釋說：『這是要讓他帶回家的。』

在小豪忙著清洗褲子的同時，宏明和小全幫忙阿文擦屁股，宏明手裡一邊忙一邊和阿文說著話，其中的幾句令人印象深刻。『你以後上了國中有沒有人幫忙啊？你會上哪一所國中呢？』阿文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我接著問：『那你會想再跟阿文同校嗎？』『會啊，我想再跟他同一個國中！』

小全拿了衛生紙要幫忙擦屁股，他好像有些地方擦不到，笑著說：『我需要有人來把他的屁股弄開！』宏明一邊幫忙，一邊說：『你不要那麼大力，要為他著想一下！』之後，小全用阿文沾了水的內褲擦拭他的大腿內側，宏明在一旁以溫柔的語氣提醒著：『今天水很冰，你要忍耐一下！』

整理好這些，已經接近下課，我順口問了他們：『你們這樣不是就沒辦法上課了？』小全說：『反正我不喜歡上自然、閩南語課，如果是那種課來弄就沒關係！』『那如果是體育課呢？』『雖然弄完就要下課了，還是沒關係！』
(A-950302-O-6)

站在一旁看著整個過程，心裡是驚喜也是感動。小全分工時的俐落流暢，顯示了這個「幫忙」早已是重複而熟練的。兩個同學搶著這份刷洗的工作，好像手邊進行的是件有趣的事。宏明的提醒與詢問，有著這一刻的細心，更期盼上了國中還能繼續這個關係……。

這樣的同學關係是多麼地不同啊！

之後，問了這幾個小朋友對「幫忙」阿文的想法。小全覺得：「幫忙他是我的榮幸...，因為可以跟阿文比較親近，也可以跟他講話」(A-950323-I-ST4)，「幫助有困難的人，有些事他不會做，我們幫他做，有些事可以讓他自己學習」(A-950330-I-ST45)。對照阿文對「朋友」的定義，這一群能在自己最需要的時候主動站出來幫忙的同學們，他們就是朋友啊！

但，在接受著別人幫忙的同時，阿文是不是也有付出？他的同學們紛紛提出自己看到的部分：「有啊，他幫我們發簿子」、「聯絡簿、作業本那一些的」；「因為他看得懂我們的名字，他會幫我們發作業。然後有時候有些東西他會幫忙拿給我們，比如說人家叫他拿什麼東西給我們，他就會跑過來拿，只要有寫名字他就會知道」(A-950323-I-ST1)。另外，吃午餐時，阿文也會主動幫忙搬菜，「像吃飯的時候，他就很勤勞，因為他想要吃多一點」(A-950330-I-ST45)！

有幾次，則是同學主動向阿文求救。「有時候我的筆不見了，

我會說阿文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筆，幫我找一下我的筆，如果有看到要告訴我喔」(A-950323-I-ST1)；或請教問題，「我問他我不會的字，他會寫給我看」(A-950323-I-ST4)。

因為阿文認識的字很多，發聯絡簿、傳東西、教同學寫字……等都是能力範圍內可以完成的。但整體來說，除了發簿子和抬午餐是阿文主動協助外，大多數的情況，還是等著其他同學先提出請求！

在活動參與中..

在活動參與中，阿文有著和平常上課不同的情況。每次的校外教學，媽媽都一定會參加，她看到了同學會「主動」拿東西給他吃，拉著他一起坐：

「同學都會說，阿文你來跟我一起坐，就交換吃東西。那同學都會主動拿給他吃，我就跟他說：『同學都拿給你吃，那你要不要分他們吃？』他就開始『啊！』，很小氣喔！弄很小塊就分：『你要不要吃啊！』他其實很小氣，那沒辦法就叫他拿一整包請同學，會懂得分享，可是同學分享給他的更多。同學都會拉著他來坐，所以是都還ok 啦，就我們看到的，就是說交談的內容不多！」
(A-950302-I-P)

媽媽雖然會陪著阿文參與活動，但過程中，也試著讓他和同學玩在一起。

「我現在是一半一半，有時候我會固定不要跟他，會放一個在落後，讓他跟別的同學交往，其實大部分都是同學帶著他，去學校也是一樣，他們會主動來拉他，兩三個

會搶一個要照顧他，所以兩三個同學會打架，就爲了要照顧他。所以你真的會擺不平，可是我們也沒辦法，有時候會說：『好，那還是阿文媽媽帶！』那有時候我就會跑到後面去，看看他到底在幹什麼？」(A-950302-I-P)

另一次，學校舉辦「閱讀闖關」的比賽。在分組時，阿文很受歡迎，同學會搶著要他同組。雖然依照老師的觀察，他的參與是「掛名的」，但重要的是，同學們不會「排擠他」：「雖然他那時候闖到那邊，大家都知道他的狀況，所以也不會給他。就例如五個人，要五個人全部都同時闖完這樣。然後，他是第六個，就是他們那一組就是五個闖完了，就算 ok 了，也沒有把他算進去。可是掛名是掛在這邊，他也要跟著跑就對了。同學也不會說，怕說他在我們這一組他會……」(A-950406-I-T)。在這個部分，張老師肯定阿文是融入這個團體中的！

我隨後和欣欣、阿成談起了「分組」的情形。

我：你們那時候想要跟他同一組是，是你提議說：我們去找阿文？

欣：沒有，大家都想。

成：就組長！

我：真的喔，大家都很喜欢跟他同一組，他在你們那一組可以幫你們加分嗎？

欣：嗯……是不會，只是……

我：對！

欣：就是，看他挺誰啊！

我：看他挺誰？什麼意思？

欣：對啊，他本來是挺那個，張雅惠，結果又跑來我這邊。

成：要看，看假如說國文的話，他就比較厲害！

我：對對對。

成：然後他，然後他就可以跟我們，我們就問他，他就
可以，他就會回答我們。

欣：對啊！

我：喔，所以你就會想要去跟他一組？

成：嗯！

我：那他跟你們同一組的時候，可以幫忙做什麼？

欣：他，沒有，就叫好玩的。然後，就是看他挺誰啊！

我：喔，你們會看他挺誰，那他現在比較挺誰？

成：他，他比較挺女生。

欣：對啊！（A-950413-I-ST67）

慶幸阿文在分組時，並不是落單的。幾個同學會注意他的舉動，「看他挺誰？」；同時，學生們也知道阿文的長處，當遇到國語文方面的題目，會懂得向他求助，讓「掛名」與「跟著跑」之外，阿文還多了一點點的參與。在媽媽、同學、老師的敘述裡，我聽到的阿文常等著別人先開口詢問，自己並不夠主動，太多時候仰賴別人熱情拉他一把。

媽媽和老師其實也注意到了這個情形。

媽：其實是同學的主動性比較強，他的主動性比較弱，
可是就是他就需要被提醒，提醒他就會做。

（A-950302-I-P）

師：你說像阿文這樣的人際關係，我不知道是不是大人
幫他營造出來的，就完全不是他自己的去營造出來的。

我：老師你覺得不夠主動，他沒有付出嗎？

師：他不夠主動，我覺得他媽媽、學校幫他營造這個樣子，你們去幫他換個環境……

我：上國中嗎？

師：他自己能，不要說國中，別的學校是不是也是一樣，是不是也會遇到一樣的同學，這麼能夠接納的這樣的一個環境，就不一定了。真的，大人要一直保護他，保護到就只能盡力，父母都會這樣，大家都很盡力。可是這個社會真的，你覺得有可能嗎，做到這樣子讓他從小到大，這麼的完美嗎？

我：所以就變成說他自己也要學，就算大人幫他把環境弄好，他自己也要學怎麼去跟人家相處。

師：當然是要，一定要的，那個感受怎麼講，他一開始來這邊大家就這麼接納他，他如果說遇到的不這樣的狀況，他反應不知道會怎麼樣！（A-950427-I-T）

現實生活裡，並不是任何環境都是這樣包容和接納！也因此，阿文的主動性也相對地就很重要。在這一刻和樂的相處氣氛中，老師看到了未來可能的問題和擔心！

熱鬧的下課時間..

■玩在一起？

我和阿文的同學聊到下課遊戲，孩子們的眼睛發亮，七嘴八舌地加入討論，「在這裡上藝術與人文，就要去那裡的大溜滑梯；如果上表演課，那放完東西就直接去後操場，上完課我們就直接去玩躲貓貓、鬼捉人」，問他們玩什麼，他們高興地說，「就玩遊戲啊，然後編組，然後打仗」（A-950413-I-ST67）！

孩子在操場上玩得熱鬧，至於在教室裡，他們又有不同的遊戲。孩子說，有時候發呆，有時候吹笛子或追來追去（A-950413-I-ST67）。有時候，還組成「麥吵組」和「背背組」（「我們在講的時候，他們就說麥吵啦，講完的時候就可以搗耳朵」）（A-950323-I-ST4）。

我：那你們下課的時候會找阿文一起出來玩鬼捉人？

全：不會啊！因為他就是喜歡看書，不喜歡動來動去或者是跑步，像上體育課的話他跑只跑一圈而已！

（A-950323-I-ST4）

「看書」是阿文最喜歡的活動，老師曾看過幾次同學全部跑光了，就只剩他一個人坐在位子上。「他都一個人坐在那裡看他的東西，然後偶爾看到別人就笑一笑，喜歡的東西就看一看，他跟人家玩不起來」。老師描述，阿文下課幾乎都還坐著看書或玩他的東西，很少起來，「真的是不主動」（A-941212-I）。同學們面對阿文的安靜，也會自然而然地不想去打擾他。

欣：就是，他如果不跟我們來，不來跟我們玩的話……

成：啊，他就……

欣：那代表說，他不高興，所以他自己在那邊看書啊，所以叫我們不要去吵他。（A-950413-I-ST67）

我：為什麼啊，為什麼比較少？

元：因為不想去干擾他看書。

我：喔，不想去干擾他，他會生氣嗎？

元：不會啊，就是不想去干擾他，讓他認真看。

（A-950420-I-ST89）

阿文真的這麼愛看書嗎？還是其實是因為他不想跑來跑去？最後一次到學校時，我和他聊到這個話題。

我：你下課比較想玩，還是比較想看書？

文：看書！

我：看書喔，為什麼？

文：因為看書可以……可以預防近視。

我：看書可以預防近視喔，那出去玩也可以啊，你不喜歡跑來跑去喔？

文：我不喜歡。

我：那如果現在是在教室玩拼圖，不用跑來跑去呢？

文：可以！

我：那你要不要下次帶拼圖來，和小朋友在教室玩？

文：好啊！（A-950427-I）

會有這麼一問，是因為欣欣和阿成曾提到二年級和阿文同班時，會和他玩剪刀石頭布、玩捉迷藏。那時候，教室後面有一個學習廣角，裡面有一些拼圖、積木等玩具，阿文喜歡跑到那裡玩，而其他小朋友也會到後面跟他玩在一起。那個時候，據同學說，他會和同學玩、較不常看書，「以前二年級的書比較少」。現在，他「下課的時候都會看書啊，很少跟我們玩」（A-950413-I-ST67）！

玩在一起的次數雖然少，但不是完全沒有的。「同學就是會拉著他下去，比如說去操場動一動，或是去圖書館，去繞一繞或者是去校園去走一走，他現在會跟，不然以前都不跟呢！他寧可坐在教室裡面看書」（A-950302-I-P）。另外，像小豪高興的時候，「他會就會跑過去抱阿文啊」（A-950406-I-ST5）。有一次下課，欣欣等幾個學生在英文教室前面的空地表演跳舞，「阿文看到後主動走了出來，小豪在玩耍中，會試著把阿文抱起來或是想拉他，阿文在教室裡前前後後地走動

著，三、四個男同學看到，也跑過來跟他玩在一起」(A-950330-O-1)。

這樣的玩鬧，感覺阿文太被動，和同學玩耍的次數也太少了。老師甚至覺得，他與同學之間並不太能算得上是真正地玩在一起：

「很少看到他們在玩，有時候是小朋友在玩小朋友自己的玩具，他可能會覺得很好奇，他可能會拿來玩，不過小朋友也不會就是不讓他玩，也是會讓他玩一下，讓他滿足一下。……我覺得是讓給他啦，一起玩不太會！其實他們現在差距越來越大，那種差距越來越大，像現在中年級就已經開始玩那種，不是玩，他們已經有那個小團體了，阿文算哪一個團體，他都不是呀！對，你越大，他們會，人家可能就是會照顧你啦」(A-950427-I-T)

老師看到了同學對阿文的「讓」和「照顧」，但，這是「遊戲」的本質嗎？

■ 聊聊天？

對於長大後的夢想，是阿文最常和同學聊天的話題之一。「小穎，你以後想當什麼？」「我想當畫家，那你呢？」「我想發明汽車！」下課時，如果阿文心情好，總喜歡帶著這個問題四處去問問同學的意見，而他自己希望長大後可以發明汽車。不過，問到了同學的答案，聊天也大概就此結束。阿文很難就同學提到的答案，做進一步的討論 (A-950413-I-ST67)。

但一談到關於「偶像」的話題，阿文則會努力和同學爭辯。

我：像這個時候，假裝說阿文問你們說，他喜歡 5566。

你們會不會就說，我喜歡 SHE，我喜歡飛輪海！

欣：就說……
成：那就配合他啊！
我：啊，爲什麼要配合他？
欣：對啊，那就說我們喜歡 5566！
成：不然不然，不然他會大叫說，你爲什麼喜歡他，然後一直一直追問下去！
欣：對啊！（點頭）
我：喔，所以呢？
欣：所以我們就配合他。
我：怎麼配合？
成：就……就跟他講的一樣啊，然後他就會說：『我也是耶！』然後就回去了。
我：欣欣你會配合他嗎？
欣：會。
我：你爲什麼想要配合他？你明明就不喜歡，很醜，你幹嘛要配合他？
欣：可是他就會一直講啊，一直講，然後……
我：對。
欣：如果你先講出來喜歡誰的話，他就會說，爲什麼爲什麼，然後他就會一直問……（A-950413-I-ST67）

這樣的爭論，其實並沒有結果，阿文沒辦法說服同學「爲什麼我的偶像比較好……」，只是單純地以「一直問一直問」的方式，要其他人說出和自己一樣的答案。幾次下來，同學們學到了只要「配合他」、「順著他的話題講」、「順他的意」，就可以盡快結束這場對話。於是，談天的內容就像孩子描述的：「他就說：『你喜不喜歡這一台車？』我就說：『喜歡喜歡！』……就跟他一樣就好了」（A-950420-I-ST89）。

這樣的聊天，不再是一來一往的意見交換，竟成了完全順從的單方呼應了！

■講個秘密？

這個年紀的小朋友，「喜歡哪個小男生、小女生」是個人最大的秘密了！每次聊到這個，有人急忙忙地說：「老師，我跟你說，我知道他喜歡誰……」又有人慌亂地要掩住別人的嘴，最後，在教室裡追鬧起來。小豪，那個跟阿文很要好的男生，對阿文的秘密可是清楚地很，「他喜歡的是小元和小潔啦」！下課時間，幾個同學會去問他喜歡誰，「然後他就偷笑，然後他就問我說我喜歡誰，我就不跟他講！」。

我：你幹麻不跟他說！

豪：不知道！

我：你那時候不跟他說，是因為你怕他講出去嗎？

豪：對！

我：所以會講出去是不是？

豪：有時候會，有時候不會。

我：所以你現在有秘密都不會跟他說？

豪：有時候會跟他說！（A-950309-I-ST23）

小穎則偶爾會跟阿文說些小秘密，不過又擔心「我會怕他會講出去，有時候他不懂就會講出去」（A-941212-I-ST1）。宏明的做法和他們相反，他會想把這些事和阿文分享，「因為阿文他不會說出來」！而且平常問這種秘密的時候，「阿文他也會回答我啊」（A-950309-I-ST23）！

知道這些秘密，小朋友有時會拿它來開玩笑，當成要阿文聽話的法寶：「有時候阿文壓在我身上，我就說如果你不起來的話，我

就叫小潔不要喜歡你！」(A-950330-I-ST45)；「如果不聽話的話，……就跟他講說：『阿文，我去叫美女過來喔！』……然後阿文就開始不好意思，然後就聽話了」(A-950413-I-ST67)！

今天的午餐是..

小學四年級的學生一星期有三天上整天課，會留在學校吃營養午餐。打了鐘，幾個同學幫忙把三菜一湯一白飯抬進來，放在教室右邊的餐檯上；其餘的人自動地走到外面洗手，或拿出便當盒準備盛午餐，教室裡有點吵雜。

阿文坐在位子上，有時抬頭看一下同學的舉動，一會兒，有個同學來提醒他到外面洗手。張老師利用學生洗手、準備的空檔，先拿著便當盒裝了幾樣菜。外面洗手的學生陸續走回教室，老師拿起麥克風請學生儘快坐回位子上，「先安靜坐好的那一排，就可以先裝午餐」(A-950302-O-4)。阿文坐的那一排，因為還有同學在說話，一直沒有被老師叫到。他看著同學紛紛走出去裝飯，開始顯得不高興。終於輪到時，阿文走到隊伍前頭想插隊，「同一排的學生看到，忙著開口制止他『不行這樣，要排隊』，阿文開始大叫，看起來有些生氣。老師拿起麥克風告訴他：『你要排隊，不可以這樣！』」(A-950302-O-4)。

好不容易忙完這一切，阿文開心地吃著午餐。他吃飯的速度不快，用餐時只是低頭吃著便當裡的飯菜，完全沒有跟旁邊的同學說話。吃完後，他走出去打算盛第二次的菜，班上同學看到了大聲地提醒老師，「老師，阿文又要裝了……」(A-950302-O-4)。老師快步走過來，限制他只能再拿一些青菜，阿文有點不高興，但老師也沒有讓步。

這個時間，教室裡大部分的同学都吃飽了，有些人聚在一

起聊天，也有人收拾著桌上的餐具，或是到教室外面走走。阿文捧著再次裝滿的便當盒，靜靜地坐下來吃著。

■教他和管他

午餐時，阿文和同學、老師常會上演這麼一場攻防戰，同學總是注意著阿文是不是又跑出去裝東西：

「他很喜歡吃飯，結果他媽媽控制他飯不能吃太多，因為他媽媽說他太胖了，他的飯就不能再吃第二碗，可是可以多吃青菜，每天他要再去盛飯，我們班就開始大叫，老師他又要去盛了，結果人家不給他盛他就會有點小生氣，就自己吃飯不理我們」(A-941212-I-ST1)

「老師說，他不能盛太多肉，所以他第一次盛一些肉，然後不能再盛第二次肉，如果他堅持要盛，我們就把他的瓢子拿走」(A-950330-I-ST45)

大家很認真地盯看阿文的一舉一動，有時，對阿文遇到的難題，小朋友也想出了一些解決對策。以盛湯來說，他常裝了滿滿一大碗，再這麼一路灑回坐位，同學們看到了，開始教他「每次都盛一半以下」或「叫他拿後面一點」(A-950330-I-ST45)。後來還有人想到，可以「叫阿文先把湯放到桌上，然後再從前面走回去」。老師聽到同學的提議，也覺得很有道理，認為「他們真的很厲害，連我都沒有想過可以這樣做」(A-950420-II-T)！

到底，在「教他」和「管他」之間，同學們是以怎樣的心態和阿文對話呢？制止他再拿飯菜的同學，有點類似「小老師」的角色，會很兇地要他「不能再裝了」；而熱心為他想辦法的同學，則是阿文生活上的「小幫手」，努力地替他解決眼前的

困難。有趣的是，這兩種身份可能同時重疊著出現在學生身上，他們只是不知不覺地扮演了，也順暢地轉換著這兩種角色。

■寬容他

一天，訪談小全和小永，他們提到中午發生了一件「慘案」：「阿文今天吃飯的時候，打噴嚏打在金針菇裡面。……然後其他兩排一起吃，金針菇總共有兩份，然後我們都不敢吃，都受到污染，受到嚴重的污染。……可是柯柯還在吃那個肉耶，哈哈！」（A-950330-I-ST45）。

因為阿文的這個噴嚏，害小永他們都不敢吃金針菇，一般情形，小朋友應該會生氣地指責吧！小全卻說：「不會啊！因為我們很高興可以不用吃啊」（A-950330-I-ST45）。我覺得有點奇怪，於是說了不同的食物（雞腿、雞塊、薯條），看他們會不會有相同的反應？

我：如果打噴嚏打在薯條上？

永：那我就那個有點沮喪，然後就沒有了！

我：會不會罵他？

永：不會啦！

我：為什麼？

全：幹麻那麼小氣，可以大氣一點吧！

我：那如果是那個小永打噴嚏打在薯條上面……？

全：我會打死他！

我：啊！為什麼？

全：因為他不是阿文這一種的，我會先揍他。

我：所以是阿文的話就沒有關係，那如果是其他同學呢？

全：會生氣，小豪他每次……

我：那如果小豪說「我不小心的」呢？

全：那我們就罵他，你幹嘛把噴嚏打在上面，他就……，
我就說閉嘴啦，怎樣！（A-950330-I-ST45）

這麼一問，好像把阿文和其他同學的不同給帶了出來，原來會令人生氣的不是「哪一種菜」被污染，而是「誰」做了這件事！同學的寬容是因為阿文是「某一種的人」，對他要「大氣一點」。但是，一旦是小豪犯了同樣的錯，小朋友會氣急敗壞地「要先揍他」，接著再大聲責罵。

這種寬容，讓阿文和小朋友之間幾乎很少吵架。有的人覺得阿文「比較不像我們這麼聰明啊、所以就不想跟他爭」，也有人提到老師的教導，「老師就說你跟他沒有什麼好吵的，就告訴他怎麼矯正這樣就 OK 了」（A-950420-I-ST89）。因此每當阿文做錯事情，同學們會「體諒他」，很少開口罵他（A-950413-I-ST67）！

只是，不知道「不想跟他爭」算是一種幸運？還是一種低賤？我想，這句話似乎清楚地把同學和阿文畫分成兩個世界。這句話也回應著「他是小孩」、「他是另外一種人」，就這樣，爭吵和生氣的火花很少燃起……。

放學之後..

有幾天下午，阿文會留在學校裡上課輔班，一直要到五點，他才和弟弟一起走路回家。晚上的時間，媽媽忙著教他寫功課，作業完成後，有時也讓他玩一會兒。休息時，弟弟常是坐在客廳裡玩電腦，阿文則安安靜靜地坐在沙發上做自己的事，兄弟兩個很少一起玩。

我曾問過弟弟會不會找他聊天，他的回答是「很少」、「沒空」(A-950302-I-P)。就算在學校裡，弟弟也很少到隔壁班找阿文玩。弟弟對於兩人能玩在一起，其實也是有過期待的。媽媽提到以前他會問：「哥哥爲什麼笨笨的？……哥哥爲什麼都這樣，都沒辦法跟我玩，沒辦法跟我聊天！」(A-950302-I-P)。之後，習慣了阿文的反應，弟弟也就少主動邀阿文一起做什麼。

放學後，阿文大多待在家裡，現在的住家因為才剛搬過來不到一年，附近沒有比較要好的鄰居小朋友，可以跟他一起玩。離開學校，也幾乎跟班上同學沒有什麼互動了。有的同學「不知道他家住在哪裡，我就知道大概在哪一個部份而已，但不知道是哪一家」(A-950330-I-ST45)；有的人覺得「他媽媽也說不行……因爲他跟我們不一樣，怕他怎麼了……怕他發生什麼問題，還是怎樣，然後她就不讓阿文出來」(A-950413-I-ST67)。

至於，打電話或是玩 msn 等小朋友常見的聯絡呢？欣欣有阿文的電話號碼，但完全沒有想過可以打給他，「沒問題幹嘛打給他」、「沒有什麼好聊的」，另外，欣欣覺得就算打去了，阿文也不會接電話 (A-950413-I-ST67)。喜歡和同學玩 msn 的小永，也有類似的想法，他不曾在網路上遇到阿文，也沒想過可以問問他，「因爲我覺得他可能沒有申請」(A-950406-I-ST5)。網路與電話，並沒有搭起阿文和同學的溝通！

整體來說，踏出校門，阿文就沒有機會能跟班上同學作互動了！越是如此，在學校上課的八、九個小時，人際相處上的學習也顯得格外重要！我想，阿文那「坐著等同學來互動」的習慣是需要一點點改變的！

三、藉著互動，彼此成長

生活的相處，讓班級同學和阿文都有所成長！就如老師在「學校日」跟其他家長提到的，「帶阿文」的做法可以讓孩子學習照顧別人，學習有耐心（A-950406-I-T）。

這個過程裡，每個人都在學習，包括班級裡一位有糖尿病的小女生，老師也希望藉由禮物讓她願意學習照顧阿文。「因為我覺得說，她是獨生女，也沒有機會……」（A-950406-I-T）。這個小女生平常會「覺得自己也是個病人」，有時回家會跟媽媽提到自己的一些觀念，「很怕死！」。但在和阿文相處、認識阿文之後，家長有時也藉機會跟她討論：「你只是糖尿病，那像阿文那樣的，要怎麼辦……」（A-950406-I-T）。這樣的相處，讓小女生從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生病，也學習在「病人」的身份之外，能成功地做好「照顧者」的工作。

阿文的成長又是什麼呢？在接納、照顧的環境裡，媽媽覺得阿文「這三年是已經有進步，他現在很會講話，然後會講一些你有時候意想不到的話，形容詞啊，然後看漫畫、看電視都是啊！那個情緒上的表現，就跟小一差很多，然後跟同學的互動啊！」。阿文學會分享自己的生活，例如，在過年後回到學校，他會興奮地找同學說話，「他會跟同學說：『我們去台南耶，你知不知道，台南耶！』……也是慢慢地有在進步啦！可能進步的雖然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好，可是還是有在進步，這是真的」（A-950302-I-P）。

於是，朋友之間，不是單向的「給了什麼」，也不是單向的「被給了什麼」，藉著這場互動，阿文和同學們都有收穫！

小結

阿文與朋友的故事中，我看到了同學的接納、幫助與關心，但也從同學寬容他、不跟他吵架……裡，看到兩者之間無法忽略的一小段距離。友誼關係裡，阿文好像強烈地被同學喜歡、照顧著，但和朋友之間真正能談的、曾做過的，卻又顯得淺薄、單調了一些。另外，同學選擇阿文當朋友，是因為他的個性善良、行為可愛，也是因為阿文的「特別」，而想多照顧他、關心他。

最後，故事裡時常現身的阿文媽媽和老師，是推展關係進行的一大助力，以行為和想法推著阿文、也推著同學一點一點地向彼此靠近。但我想友誼關係裡的主角還是互動中的兒童吧！在老師和媽媽忙著安排環境、忙著製造機會的同時，阿文不該是靜靜坐著的「觀眾」，他也需要努力學習和付出！

故事結束的同時，我想以圖 4-1 來代表阿文和朋友相處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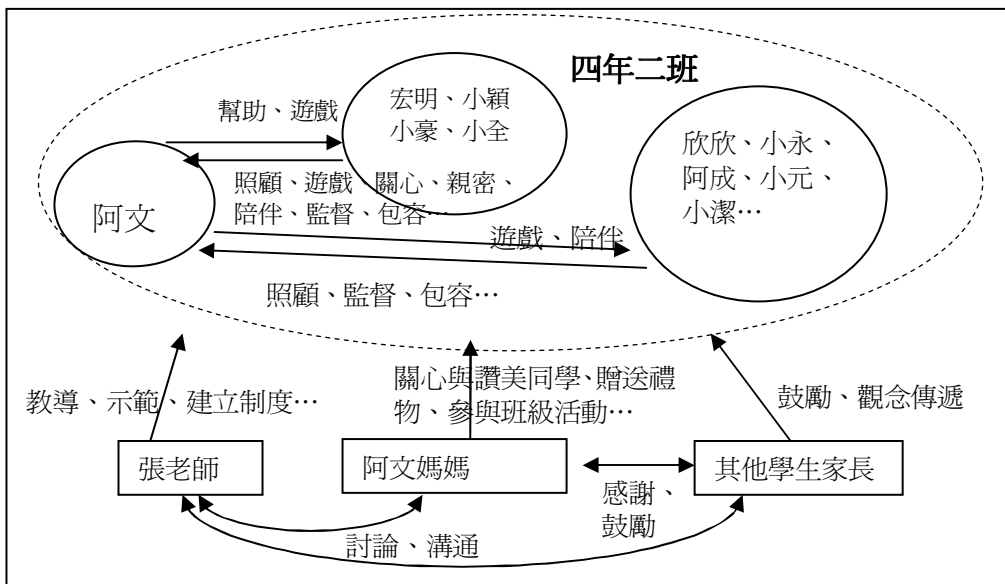


圖 4-1 阿文與同儕關係示意圖

第二節 小娟與朋友的故事

「爲什麼你要跟著我？！」

「我才不需要朋友呢！」

「爲什麼美勞課，你都沒有來？……」

小娟，一個瘦瘦的小四女孩，在去年十二月和我相遇，到今年五月的那趟平溪班遊為止，曾對著我說過這麼幾句短短的話。十幾個字的句子，快速地從她的口中蹦出，有生氣的表情，有不以為意的故作輕鬆，也有那眸子裡深深的渴望。於是，每句話都可以寫成長長的故事……。

坐落在市區裡的文美國小，一整天，門口都是車水馬龍的景像。學校裡，班級的數量頗多，每次到了下課時間，整個操場上滿滿的都是追逐奔跑的小朋友。今天，我和陳老師約了到班級看學生上融合美勞課，這是小娟班級比較特別的地方，這節課，會有特教班的學生到教室裡來一起上美勞。

離上課還有十幾分鐘，教室裡學生各自聚在一起聊天。小娟一直沒有出現，我猜可能是上一節資源班較晚下課，眼看著即將打上課鐘，我決定先上樓到資源班看一下。資源教室裡，老師正在上數學課，教室裡擠滿了人，除了三、四個學生，還有幾個可能是實習老師，分別站在他們旁邊指導著（B-950306-O）。我向資源班老師問了小娟最近上課的情形，她提到小娟寫作業單的速度較慢，常常都是打了上課鐘才能回教室，談不上有什麼下課時間（B-950306-O）！

完成了練習單，小娟有點害羞地低頭收課本，我開口請她帶我回教室，她抱著書飛快地走在前面，和我距離了約兩公尺。一路上，她都沒有轉頭往後看，我說：「你走慢一點啦，

老師快跟不上了！」小娟有點不高興地丟下一句：「為什麼你要跟著我！」快步地轉進教室（B-950306-O）。

我想，大概是因為和她才見過一次面吧！我對小娟來說，其實還算是個陌生人。從動作和表情看來，她好像不太習慣突然之間有一個人站在旁邊，要和她說話、和她一起走。就這樣，小娟踏著急躁的步伐要把我甩掉！

一、從「不需要朋友」開始

惠惠是老師推薦和小娟要好的同學，在我問到下課時會和小娟一起做哪些活動？惠惠遲疑了一會兒，好像覺得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她每次都在位子上站站站，忽然就手沒什麼好玩的，而且她說什麼……我不需要什麼朋友！」（B-941208-I-ST3）。很令人驚訝的一個答案，小娟以這麼直接的方式，宣告著「我不需要朋友」。不過，是不是有多一點的理由來解釋這句話呢？到底小娟的「不需要」，是最初的感受，還是和他人一路相處後的結果？

惠：小娟在班上很少，因為每次就交朋友啊，她都不敢交！

我：為什麼不敢交？

惠：有時候她就故意跟我們講說，我才不需要什麼朋友，然後很多人就不想跟她玩。

我：喔，那以前是有人想要跑去跟她玩，然後後來她就講這樣子，就不想玩了嗎？為什麼你覺得她不要朋友？

惠：對，她覺得自己玩就好了！

我：自己玩就好了？

惠：有人跟她玩，她就……不要了啦，沒有人跟她玩，她就覺得沒有什麼好玩的。(B-941208-I-ST3)

同學聽出了小娟這句話背後，還帶了點害怕、不敢嘗試，是「故意」這樣宣告著自己的決定！同學們雖然覺察到這些，還是會因著小娟所表現出來的抗拒態度，而不太想和她交朋友！

不過，和小娟的談話裡，我發現她並不是真的不想要有朋友的。對於「什麼是朋友」，小娟有著自己的想法！

朋友就是該……

■一起玩

我：好，你跟惠惠是好朋友嗎？

娟：應該不是！

我：應該不是喔，為什麼？

娟：她不陪我玩！

我：她不陪你玩喔，那你喜歡跟誰一起玩？

娟：阿榕吧！

我：阿榕喔，那會跟你一起玩嗎？

娟：有啊，他有陪我玩！

我：所以有陪你玩的才會變成你的好朋友？

娟：應該會！

「一起玩遊戲」是小娟對朋友最直接的反應，以前坐在小娟附近的阿榕，是班級裡少數會主動找她玩「鬼捉人」、「躲貓貓」的同學(B-941208-I)。阿榕提到和小娟玩遊戲的樂趣是，「有時她玩到很開心……很開心……會好像快瘋掉一樣」(B-941227-I-ST1)。

這樣的親近，讓害羞的小娟願意把東西借給他，「因為是朋友」
(B-941208-I)。

■ 互相幫忙

「會幫我的忙」是她對朋友的另一個定義。每次上電腦課，小娟覺得自己「又不會用電腦」，坐在隔壁的小怡常伸出援手：「上電腦課的時候，她不會打字的時候我會教她，說哪一個音」(B-950424-I-ST1314)，也因為小怡「幫我用電腦」、「有幫我做事啊！」(B-950327-I-7B)，所以小娟把她列到好朋友的名單裡。

但是，在電腦課的幫忙之外，小娟和小怡之間很少有其他的互動。小怡感覺自己和小娟的關係只是「還好」，會一起做的大概只有「上課」這件事；到了熱鬧的下課時間，小娟總是一個人，「她大概就在看自己的東西，走來走去呀，要不就喝水，要不就喝喝喝，要不就拿書，就把她的書拿出來就上課」(B-950424-I-ST1314)。

和小娟這樣的相處方式，讓同學覺得彼此其實談不上是朋友，也有點訝異於小娟的想法。例如，我和小娟、小幸一塊兒聊天時，我們談到在班上要好的同學是哪些人。小娟扳著指頭數了數，「有惠惠、小幸，還有小怡…」，小幸坐在一旁有點困惑：

我：小幸你呢，小娟說你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喔！

幸：我不知道，小娟~~小娟~~（轉頭叫她）

我：平常有幫小娟做什麼事情嗎？

幸：小娟，我問你，我有幫你做什麼事情？

娟：不知道！（說完，開始趴在桌子上）

幸：嘿，不知道，你想睡覺了喔，你想睡覺了嗎？

我：你想睡覺了是不是，咦，你在裝睡！！

幸：小娟你在裝打呼嚕！哈哈！（B-950327-I-ST7B）

敏感的小娟好像有點不好意思自己的想法沒有得到回應，面對小幸的疑惑和那句「我問你，我有幫你做什麼事情？」，她選擇以裝睡來躲避我們的詢問。當天，我沒有再追問這個問題，只是對她一邊趴在桌上，一邊偷偷睜眼看我們的那一幕，印象深刻！

整體來說，「幫忙」和「遊戲」是小娟對朋友最主要的認定，而也是生活情境裡最常發生的。那些幫她的人、一起玩的人，就是小娟認為的「朋友」，但是，這樣的界定卻和同學的認知有些不一致。或許，這種落差間接反應了小娟和同學在互動層面、深度上的不足吧！

選與不選她當朋友

■她很孤單和可憐

「你喜歡怎樣的小朋友當你的好朋友？」聽到我的大哉問，學生們紛紛提出自己的想法：

「心地善良是很好……可是可是不要像善良過度！剛剛好就好了，要不然那個太善良，幫別人做事會覺得會讓人覺得很煩，會讓人覺得很雞婆」（B-950313-I-ST45）

「常常幫助別人，沒帶東西的時候他會幫忙」（B-950313-I-ST45）

「就是善解人意，比較不會吵鬧的，還有就是說不會很愛告狀的這一種！」（B-950327-I-7B）

「就是沒有帶東西的時候會借我，會跟我一起講話，跟我

一起玩」(B-941208-I-ST3)

「就是超會跟我玩，不會罵我、也不會欺負我！」

(B-950417-I-ST10111213)

小娟的同學們也因著這一項項的條件，選擇和她玩在一起嗎？我問了幾個學生的想法，答案有點詭譎，我發現「孤單」、「可憐」是孩子所看到的：

我：小玉先講，你上次寫單子的時候有寫到小娟是你的好朋友？

玉：有呀！

我：那為什麼你會寫？

玉：因為林小娟，都沒有人跟她玩，所以我就想跟她，就玩寫那個紙條。

我：那為什麼沒有人跟她玩的時候，你就要去跟他玩？

玉：因為她看起來都在那邊做自己的事，感覺好孤獨，所以才跟她玩。(B-950424-I-ST1314)

孩子的眼睛，看見了小娟在團體裡的孤單，也因為「她總是一個人」，在「別人欺負她的時候，覺得她很可憐」，而有了選小娟當朋友的想法(B-950424-I-ST1314)！

■她跟我們不一樣

在孤獨之外，同學對於小娟是「資源班學生」的這個身份，也有著不同的感受。有的學生認為，「因為以前我們班都沒有資源班，但是來一個就覺得怪怪的」。這種陌生，讓同學直覺的反應是「不曉得，她應該跟我們不一樣，要好好照顧她！」(B-950403-I-ST89)。

但這種「不一樣」，有時也成了同學不選她當朋友的原因。

我就曾聽到第一次坐在小娟隔壁的阿奕，以「不知道該怎麼辦」來形容那時的感受：

奕：沒有啊，本來之後，之後不知道該怎麼辦啊，結果

好吧！那就試試看吧，結果跟她就……

我：那爲什麼一開始會不知道怎麼辦？

奕：因、因爲不知道她跟我們想法一不一樣啊！

我：嗯！

奕：怕怎樣怎樣，會跟她和來（B-950403-I-ST89）

阿奕以誇張的語氣說著那時的心情，對於和小娟坐在一起，他是既不安又害怕的。小娟的身份，好像變成了一種區隔，也讓同學們為了某些預設的假想而止步不前，「別人也會想跟她玩，只是……別人可能會覺得她跟自己不一樣！……就是可能他們是什麼的，但是小娟是有什麼的，結果討論的都不一樣」！為了向我解釋「哪裡不一樣」，阿奕以卡通節目作比喻：「兩個人討論的都不一樣！比如說林小娟現在還在 DoReMi 啊，但是其他人可能就已經是在光之美少女了」（B-950403-I-ST89）！

很有意思的一個說法！同學們預設了小娟和自己是不同世界的人，看的節目、了解的、談論的都有很大的差別，彼此之間是無法互動的。

但真有這麼大的不同？小娟真的都不懂同學所關心、喜好的一切？在那次小幸和小娟的對話中，我們聊到了常看的卡通節目，談話裡露出了一點端倪：

娟：沒有，我看卡通。

我：你看什麼？

幸：YoYoTV 的卡通喔？

我：你看卡通……

幸：你有沒有看過神奇寶貝？

娟：有啊！

幸：昨天是不是有演「結晶塔的帝王」？

娟：有啊，我看過啊！

幸：好不好看？

娟：好看啊！

我：喔~那平常下課你們會一起聊看的卡通嗎？

幸：下課……

我：對呀，下課時間啊！

幸：我們不能夠看卡通啊！

我：你們會不會聊說昨天看了什麼什麼，很好笑……

娟：很少啦！

幸：不會！

娟：那換我問你，小幸你有看卡通嗎？

幸：有啊，你有沒有看過小魔女 DoReMi？

娟：有啊！

幸：你有沒有看過珍珠美人魚？

娟：有啊！

幸：那你有沒有看現在最新的「光之美少女」？

我：它是什麼，我怎麼都沒有看過？

娟：看過啊！光之美少女！

我：好，那你講光之美少女在演什麼？

娟：就有那個……黑天使……雪天使……

幸：那我問你，你比較喜歡珍珠美人魚的誰？露亞、波音、麗娜、香蓮、諾威爾、科克還是沙羅？

娟：我都喜歡啊！

我：你都喜歡？

娟：不是有叫什麼星羅？

幸：星莎羅！（B-950327-I-7B）

擷取了三段學生談話的內容，在話題流轉間，小幸一步步地發現了彼此是有共同經驗的，喜歡的節目、劇中主角，小娟都是知道的。過程中，小幸的語氣隨著小娟那一句句肯定的「有啊！看過啊！」，而顯得有點興奮、急躁，在一瞬間，印象裡的「應該……」、「她和我們不同」都被逐一地推翻了。小幸的對話，也從一開始的「是非題」變成了「選擇題」，在「是」、「對」之外，多了一點討論的味道！

另外，小娟的神情、表現，也有著不一樣的地方！過去一向害羞、安靜的她，在聊到喜歡的卡通節目時，是那樣主動嘗試提出問題。一來一往間，臉上雀躍的表情像是在說著「這是第一次有人和我聊這些啊」！

我們的這番對話，成了一次探索，幫小幸、也幫小娟往前踏出了一小步。我們從過去的「印象」、「假想」出發，對於彼此的相處好像有了些微的「具體了解」。我想，搭了橋，路才能往下走……。

■她不太想理我們

過往的相處經驗，左右了關係的發展與延續。有些同學提到和小娟互動時，一些不太愉快的情形：「我會覺得她好像不太想理我們」（B-950313-I-ST45）、「我們有時候想要跟她玩啊！可是小娟都不太喜歡跟我們玩」（B-950320-I-ST67）。有一次，同學問她：「妳幹嘛一個人自己坐？」「她就說，不用管我！」（B-950403-I-ST89）。

小娟的反應，使得同學也很少跟她講話！

蜜：他好像從來沒有跟小娟講過話！

我：你真的都沒有跟小娟講過話？

鴻：我有……，我跟她講「借過」！

我：借過，啊，你怎麼沒有想說要去跟她聊天？

鴻：有時候會！

嘉：她會不理你。(B-950417-I-ST10111213)

有時候，同學覺得小娟是「故意」做些令人生氣的事：

政：上次我去買一雙比較貴的皮鞋。

我：對！

政：然後才穿幾天，因為那天下雨，然後我穿了，然後小娟好像故意就是把腳伸出來，因為她也知道我走過來，然後她伸出來，然後鞋底整個這樣掀開來。

我：誰的鞋子掀開來啊？

政：我的啊！

我：你滑倒喔？

政：她就故意踩著，然後呢，就踩到我的鞋底！……然後突然就整個撕開來了。

我：那怎麼辦？

政：我也不知道，就只好丟掉了。(B-950403-I-ST89)

事後小娟沒有向同學道歉，是完全「沒反應」的！這個經驗，讓同學從那個時候「開始討厭」她。不過，同學那時沒有再追問踩鞋子的理由，也坦誠地令人訝異：「問她也是對牛彈琴啊」！另一次，小娟把同學的東西弄掉了，別人要求她撿起來，但是「(她)就說不要，然後她就走了」(B-950403-I-ST89)，這樣的反應，可是讓

同學覺得挫折呢！

生活中的事件，一點一滴地影響了大家的行為與想法。「沒有反應」和「不好的口氣」是小娟的表現，同學從這樣的反應認定了「她不想理我們」、「對她說話是對牛彈琴」。有人也決定「她不理我們，我們就不要理她」(B-950417-I-ST10111213)！就這樣，互動似乎停滯了下來！

■她讓人討厭

「關係」應該是條連續的線，同學之間從「陌生」、「沒感覺」走到「討厭」，有這麼幾個原因：

「因為他們就是都覺得小娟就是髒，然後東西都不帶就去跟別人借」(B-950403-I-ST89)，「她都不洗午餐的餐盤，讓櫃子裡都長螞蟻、蟑螂，今天早上還看到蜘蛛從裡面跑出來」(B-950313-O-2)！外表整潔是給人的第一印象，小娟的衛生習慣不太好，同學會抱怨她的抽屜、櫃子很髒亂，幾個常幫忙她的女生，也因害怕會有蟑螂等動物忽然跑出來，而不敢幫她整理。

有時，小娟一些不好的行為，也讓同學很在意：

光：就講話很大聲啊！

我：講話很大聲？有多大聲？

光：就午休的時候老師會說安靜，她就很大聲「什麼！」

然後老師說：『誰講話？』然後就指阿榕，他就被罵了！

光：就是，我們班有一個人他腳受傷，那我們在排隊的時候，就看到小娟故意推他。

我：故意推他？

光：然後讓他從那個樓梯上掉下來。

我：腳受傷了耶！

光：對啊，他就是差一點跌倒啊！因為後面的人，有人把他扶著。(B-941227-I-ST2)

除了小娟本身的行為表現外，老師的做法也影響了同學的感受。例如，以前打躲避球時，小娟的動作較慢，因此老師規定她被打到不用出去，但這樣的優待引起同學的不滿：「每次人家打到的時候，有人私底下會跟我說，為什麼小娟打到都不用出去，為什麼？」(B-950306-I-ST456)。老師在處理學生的紛爭時，也讓同學覺得「老師比較會聽小娟的話」。

同學之間，悄悄地相互抱怨著這些「不公平」，而「嫉妒」也在群體中逐漸衍生：

奕：只是有時候她們有點嫉妒。

我：嫉妒？

奕：有點嫉妒！

我：你說誰，誰嫉妒誰？

奕：他們，他們就是也是不小心的，因為就算我以前我也有嫉妒過。

我：嫉妒小娟嗎？

奕：對啊，以前每個人都碼嫉妒過！

我：為什麼會嫉妒她？

政：我不會！

我：她有哪些地方讓你覺得會嫉妒？

奕：因為老師有時候會對她好！

我：那就是像你一開始說你會嫉妒啊，那時候老師怎樣對她特別好？

奕：老師……

我：老師怎麼樣？

政：她應該就是，就是她有做什麼事，老師會給她東西。

我：喔，老師會送她？

奕：老師會鼓勵她。

我：像是什麼？她做什麼老師會鼓勵她？

奕：老師就是……，以前會給她鼓勵或是鉛筆。

我：嗯，像怎樣？

政：就是有時候她唸課文，她也會跟著一起唸，雖然她不會背啦，她也會拿課本起來看。

我：然後她唸完課文老師就送她鉛筆喔？

奕：不是，就是……就比如老師在學期，那個，她很認真嘛，所以老師在學期就會送她一支鉛筆、鋼珠筆。

我：然後你那時候你很想要？

奕：沒有啊，我沒有很想要，就看她好像對小娟比較好這樣子。(B-950403-I-ST89)

我曾簡單地向老師提到學生這些想法，她笑笑地說學生是在「吃醋」，事實上老師曾不只一次向同學解釋小娟的情形，想要避免學生覺得「為什麼老師對她特別好」。老師雖然知道幾個學生還是會有嫉妒的感覺，可是還是對同學說：老師這麼做，是「因為她的能力低啊」(B-950412-I-T)！

老師的這段話，讓我想到那群覺得這麼做是「沒有差別」的同學。討論中，他們也常以「因為她是資源班的啊！」

(B-950306-I-ST456)、「但是她頭腦不怎麼好啊」(B-950403-I-ST89)來解釋老師的做法。老師的話、同學的解讀，似乎反應了「資源班」的身份是另一種標籤，把「能力差」、「要對她好一點」、「這樣做沒什麼」等等想法串連起來了。

總之，從「選」到「不選」小娟當朋友，同學們有著各自的理由。細看這每一個說法及事件，我歸結出小娟、同學和老師都是影響友誼關係能否建立和維持的因素。因此，對於「小娟有沒有朋友」這件事，或許可以從「小娟的行為表現是否容易親近」、「同學的想法是什麼」、「同學曾有過什麼經驗」、「班級裡，老師訂定了哪些規定」、「老師又是如何向學生解釋這些規定」……等方向來討論。

二、小娟在學校的日子

過去的老同學

在我遇到小娟時，她已是個國小四年級的學生，在班上總是安靜，也很少和同學有互動。但媽媽口中，一、二年級的她是很不一樣的：

我：那時候她在班上，一二年級的時候有沒有比較要好的同學？

媽：有啊！還是有，有兩個，還是男生。

我：都男生喔，那是誰？

媽：一個是男生，他的名字叫做連小銘。

我：連小銘。

媽：連，連戰的連，銘就是金字旁的銘。

我：現在好像不同班了對不對？

媽：嗯，不同班。

我：那另外一個小朋友？

媽：另外一個叫做陳小峰，峰是旁邊一個山的那個峰。

我：那好像兩個小朋友都不同班，對不對？

媽：現在是不同班，因為剛開始小娟很喜歡找那個小朋友玩，他不管去哪裡玩，總是會黏他。

我：哦，真的嗎？那媽媽你是從老師哪邊知道，還是小娟回家會講說跟誰玩？

媽：那個，小玲媽媽會講啊！

我：哦，小玲媽媽會講。

媽：老師有時候也會說，小娟也有跟我說她很喜歡連小銘！

我：哦，她很喜歡連小銘。

媽：因為當時那個小銘他媽媽有在這邊作義工，所以她比較會照顧到小娟。(B-950419-I-P)

小娟媽媽娓娓說著那兩位男生的名字，那時候，她知道小娟下課會跟誰玩？朋友是誰？小娟回到家也會快樂地分享著：「她很喜歡小銘！」現在的她，已經很少跟媽媽提到這些，「沒有耶！很少講」(B-950419-I-P)。

升上三年級，這兩個同學都被編到別班，小娟的班級則因為有一位肢障的同學（小幸），而被另外安排在一樓，教室附近都是其他低年級的學生。她也因此很少遇到這兩位老朋友：

我：那現在下課會遇到他嗎？

娟：不會，很少！

我：他在哪一班？

娟：五班吧！

我：看到他會不會跟他打招呼？

娟：不會！

我：他不是認識你嗎，你為什麼不跟他打招呼？

娟：我不敢去五班玩，不敢去找他。

我：你不敢去找他？

生：對，五班很遠！（B-950501-I）

為什麼小娟會以「五班很遠」、「我不敢去找他」來描述呢？在整理這段資料時，我發現自己忘了實際走探從二班到五班的這一段路程。因此，趕緊提筆寫信問了在該校任教的研究所同學，他說：「405 的教室在 402 後面那棟的三樓，從 402 到 405 之間的確有些距離，加上下課時這段距離之間一擁而出的小朋友真的相當多，而且後面那棟的樓梯超級陡，且樓梯的階梯面積很小，我每次走都很怕跌倒、也怕撞到小朋友，所以也難怪小娟不敢去找她以前的朋友」（B-950610-E-SPT）！

就這樣，重新編班加上路途迢迢，小娟和一、二年級的朋友斷了聯繫……。

重新編班帶來挑戰

文美國小固定會在低、中、高年級轉換時，將學生重新拆散編班，「我們會有個案，比如說十三個班每個班有兩個個案，我們會先提報出來，那編完班以後再分，這樣才不會說一班有太多個」（B-950412-I-T）。小娟在三年級編班時，是屬於提報的個案，而現在班級的陳老師，在資源班老師的口中是個「很用心，對小娟也很照顧」的人。

但是，面對新的同學和老師，小娟還是有些不太適應：

媽：可是到三年級之後，她們換新老師、新同學，她沒辦法適應啦！因為她當時也沒有朋友啊，所以會感到很孤單。

我：三年級的時候會覺得沒有朋友？

媽：因為她當時對陳老師不是很了解、不是很熟，心裡還是會有點排斥會出來。

我：是什麼原因會排斥？

媽：她總是認為說，陳老師跟她之前那位老師不一樣，比較不會照顧她。

我：她有跟媽媽講？

媽：對，她有稍微跟我提一下。

我：那大概是怎麼講？

媽：她怎麼講我也不曉得耶，比較不會說非常非常照顧她就是了！

我：所以她会覺得說，可能一開始跟陳老師沒有那麼……

媽：沒有說很好互動，因為當時陳老師也是不是很了解小娟，可能會造成這樣子的誤會。(B-950419-I-P)

不管是老師或同學，其實都需要一段時間的相處，才能彼此了解與熟悉。但初接班時，陳老師並非完全沒有注意到小娟的情形：「那時候剛編班，比如說上廁所或是科任教室，我怕她不知道怎麼去，我就派兩三個女生就要拉著她一起走，回來的時候帶她一起回來，可是大概半學期、一兩個月吧，她熟悉了就還好」(B-950412-I-T)。老師還請了幾個坐附近的同學幫忙照顧小娟，幫忙看一下她的作業或是幫她拿課本，這些都是在課程學習上，老師能給小娟的一些幫助(B-950403-II-T)。至於和同學相處方面，老師發現其實很難強迫同學一定要跟她一起玩，「她就玩不起來」，「幾次之後，

發現小朋友有時會跑出去做自己的事，小娟只會反覆說那幾句，有點玩不起來，後來就不想跟她一起」(B-950403-II-T)。

在回憶之前班級的情形時，老師還提到小幸的加入。小幸在二年級下學期生病，所以請假了很長一段時間；三年級一開始，「因為她沒有來上課，那小朋友會問，而且那時候她有跟我們通信，就是她有寫給老師，那我們班有寫給她」(B-950412-I-T)。之後，小幸重新回到班級就讀，因為當時身體還很弱，老師花了很多心力在她的身上。相對來說，小娟已經適應了一段時間，是「比較不需要擔心」的(B-950403-II-T)。

那段眼眶紅紅的經驗

上學，應該是快樂的吧！就算學校生活不保證每天都有趣，但也不該是用眼淚來紀錄！

小娟升上三年級之後，卻過了這麼一段流淚以誌的日子：

「有些小朋友會欺負她，可能才編班，他們坐在她旁邊，就會欺負她，男生。」(B-950412-I-T)

「因為排隊，小朋友他們會拿東西放在她後面，或是推她，故意把她的東西拿走。那小娟好像不太會講話，所以小朋友會覺得很好玩就會跟她這樣子鬧。那還有一個女生會欺負她的部分，應該就是說會故意去拿她的東西」(B-950412-I-T)

「有時候看到阿政他會故意踢小娟的腳踝。……下課，要回教室的時候。」(B-941208-I-ST3)

「阿晉每次都跑過去小娟那邊說『小娟畫得好小，好醜

哦』，每次都這樣。」(B-950313-I-ST45)

「上美勞課的時候，在畫水彩，小光就故意裝水，把水甩到小娟那邊，害小娟不能畫畫。」(B-950306-I-ST456)

「曼：小光常常把她椅子拿開。

雲：或者是把她鉛筆盒丟到地上，讓她去撿起來。

我：就要她面前？

雲：對，就在她面前。

瑾：小光三年級的時候，常常用美工刀去割小娟在自然教室的桌子。

我：割她的桌子？

雲：然後有時候說，假如不是她的垃圾，小光就會推過去說那是她的垃圾，『你不可在推給我，那是你的垃圾，不能再給我了』」(B-950306-I-ST456)

這，就是小娟在班級裡曾經歷的生活！

訪談時，看著同學爭著說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每一個例子，都鮮明的令人害怕。在這同時，我忍不住想問：「你們看到這一切，知道這些細節，接著你們做了什麼？有人跳出來保護她嗎？」於是我以「你都有看到喔，結果你們怎麼辦？」提問，來聽聽同學的想法。

結果，有些同學看到有「臭男生」把小娟的椅子拿走或圍住她，讓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時，會「覺得她有點可憐」，而仗義地主動站出來幫她拿回椅子或趕走那些同學(B-950306-I-ST456)、或者去告訴老師(B-950320-I-ST67)。有些同學，卻因為怕「得罪別人」(B-950424-I-ST1314)，而不敢跟老師反應。另外還有人表示，那些欺負人的男生很凶，自己也很怕他們，「因為我們不敢

去違背他，不然他會打我」(B-950306-I-ST456)，雖然想幫忙，但卻是無力的(B-950313-I-ST45)！

對於小光、阿晉、阿榕這幾個同學的欺負，小娟有時會很害怕回到班上，而情願留在資源班遲遲不肯走。她有幾次會向資源班老師哭訴，雖然「只能很簡單講」，但會告訴老師她受了哪些同學的欺負，而不敢回教室(B-950411-I-RT)。回到家裡，媽媽也注意到她的不快樂，「三年級的時候，有時候她回來的時候眼睛有點紅紅的……說同學都不喜歡她……在學校都不跟她玩」(B-950419-I-P)。這樣的生活，曾讓小娟很明白地跟家人說「她不喜歡上課」！

努力，讓情形改變了！

老師和小娟的媽媽，看到這種情形，也做了不同的努力。下課時間，陳老師幾乎都在教室裡，只要有同學來跟老師告狀「有人欺負小娟」，老師會立刻處理。「先叫那兩個小朋友過來對質，如果真的是其他同學錯的話，就處罰其他同學，那她，我觀察她比較不會主動去打別人啊！所以通常小朋友欺負她的原因是因為好玩，就打她一下又假裝沒有去躲起來」。以小光欺負人的情形為例，老師剛始一兩次會先原諒他，如果再犯，就會叫他寫反省單，大概第三次、第四次會叫他帶回去給媽媽簽名(B-950412-I-T)。

老師處理的態度是很嚴肅的，尤其是同學暗自欺負小娟時，「反而老師沒看到，老師更生氣」、「因為老師就會以為說，是不是沒有老師管，就故意去欺負，私底下欺負她……」。老師的反應，有時也讓同學會「怕老師很生氣」而不告狀，只有選擇性的在「他們把小娟的東西藏起來呀，把她的東西弄不見或是怎樣，不讓小娟坐……」這種「很嚴重」的時候才講(B-950306-I-ST456)。

至於小娟媽媽因為和資源班老師較熟悉，曾幾次向她反應這樣的情形。媽媽提到「有小朋友會特別欺負她」，讓小娟造成很大的焦慮(B-950411-I-RT)。另外，陳老師也曾和資源班老師討論，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四年級一開學，阿榕又有欺負小娟的行為，「去碰她一下、打她一下」(B-950412-I-T)，於是資源班老師決定把他找來談話，問問他為什麼這麼不喜歡小娟？阿榕說出的理由都是些小事，「比如說，他說小娟一直翻書、一直翻書也沒看老師，就類似這樣的小事，或是人家的書掉下去，小娟也沒有把它撿起來，也沒有幫忙撿起來」(B-950411-I-RT)。知道原因後，資源班老師利用小娟上個別課的時間，請阿榕一起到教室裡來上課。在這些看不慣的缺點裡，老師和阿榕先一起找了個會影響別人的事，作為改善的目標：「我記得第一個好像就是她不要一直去摺課本，因為她就是很喜歡這樣一直弄。然後我就說，好，那這個禮拜呢，你就來提醒她不要這樣摺，可是你要怎麼講？就叫他練習用很好的口氣跟她講，而不是說：『喂，你不要……』，而是用很好的口氣說：『小娟，你不要折課本。』然後第一個禮拜的目標就訂這樣，那下個禮拜來驗收，然後慢慢地去引導他」(B-950411-I-RT)。

提醒的同時，老師也請阿榕要設身處地想一想，「每個人都有她自己的想法，有的時候她也不希望人家一直管她、一直管她」。另一方面，老師會跟小娟解釋阿榕為什麼要管她，「人家他是好心，他是要幫忙你，那你不要這樣子」！每週一次這樣的課程，一、兩個月後，阿榕的行為有了很大的轉變，現在，他變成小娟的小天使，在班上會幫忙她、保護她，下課也會找她一起玩。

這一路的改變，讓老師覺得現在的小娟「快樂多了」(B-950411-I-RT)！

還是落單

「有一次是全班圍成一個大圈圈，那小朋友連女生，因為最邊邊的人就會跟男生牽手，那就會變成女生一邊、男生一邊，那女生就會自己牽好，那小娟就會變成最邊邊的人，就是你會發現就是兩個，一個好像就是小嘉，我覺得就是團體就會變得很明顯，那男生就是大家比較排斥的就會放到一條線的邊邊，那你就變成這兩邊要牽手」
(B-950412-I-T)

閉上眼，在腦中想像一下這個班級同學手拉手圍出來的大圓，這應該是為了某個快樂的活動而起的圓。造圓的同時，小娟卻被同學放到了「最邊邊」，要當那個「會跟男生牽手的人」。老師看著這個圓，一邊思索著：「啊！為什麼會這樣？」一邊作出決定，「後來我就說要一男一女一男一女」(B-950412-I-T)。老師的敏察，化解了這圓帶來的狀況，但生活裡還有更多類似的情形，一直在上演著：

陳：例如體育課像昨天分組，剛開始小娟就會落單，那我就說有沒有人願意，其實女生頂多分兩組或三組，那她們會看了一下，因為女生好像十三個人，每一組四或五，那她們就會說我們都已經四個了啊！那我說可以五，那有誰會拉她，她們看一看，後來就會有人跳出來說好。

我：所以是自願去的？

陳：剛開始是有點老師半強迫的，後來她們就會知道，老師如果今天分組分不成，那老師就會說我們今天不要玩，所以她們有點安插，好啦！小娟跟我們同一組。(B-950412-I-T)

陳：像上課我比較可以特別注意她，那下課就小朋友可能有時候口頭上答應你，可是她們就會玩自己的，可能沒有時間特別去看她。那課堂上的活動，就可以要求小朋友說要跟她一組。

我：所以就是分組的時候，老師可以幫忙，就是有人跟她一組？

陳：她不太會落單，剛開始會啦，就是要有點半強迫！

(B-950412-I-T)

另外，在教師坐位的安排上，有幾次以抽籤的方式決定選位子的順序。結果，老師發現學生們總會先挑其他的位子坐，「可是最後一定會有一兩個，他們就沒辦法就一定要坐下來……」、「總會有一個人坐在她旁邊」，最後坐到小娟旁邊的同學感覺是很無奈的，「因為小朋友希望旁邊的人可以跟他聊天講話。」(B-950412-I-T)，雖然無奈，但同學並沒有當面向老師抱怨！

幾個在老師暗示下選擇小娟同組的學生，又是如何看待這件事呢？找了一次機會，我問了小玉和小怡：

玉：有時候老師就說，為什麼沒有人要跟林小娟一組？

我：然後呢？

玉：然後我就選她。

我：你就選她？

玉：因為老師說，為什麼沒有人要跟小娟同組，那我就說我這組就加進她。

我：你就加入她，為什麼你想說要加入她？

玉：因為她很可憐。

我：她很可憐？

玉：因為沒有人要跟她們同組，怕她們會很傷心。

我：怕她會很傷心，那老師會生氣嗎？

玉：會呀！

我：那小怡你大概看到老師都怎樣，如果都沒有人跟她
同一組的時候，老師大概會怎麼樣？

怡：老師大概會生氣吧！（B-950424-I-ST1314）

學生的善良、敏感，體察到老師和小娟的反應，既怕老師會生氣，也怕小娟心裡難過。於是在老師的介入下，總會有幾個同學願意把小娟拉進自己的組裡。但這種來回曲折的方式，似乎太被動了！如果老師不開口要求，小娟就會一再地落單，頻繁的情形連同學也逐漸視為常態：「平常上體育課就自己分組，因為林小娟永遠不會在，因為別人都不會選林小娟」。班級旅遊時，同學們兩個兩個坐，那「老師應該就會跟林小娟坐吧！」，或者是「多一個女生就一定要跟男生坐就，林小娟應該會被選到」（B-950424-I-ST1314）。

「永遠」和「應該」這幾個詞彙，就這麼自然地從學生的口中流竄而出，好似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情況。這也讓我聯想到小娟曾說過，班級旅遊時，坐在遊覽車上的那段時間她會選擇「睡覺」，就這麼一路睡到目的地……。

被動以對

「她大部分活動的範圍是在教室外圍，她不太會跑很遠，她可能也不敢，因為下課外面很多球啊，打來打去的，我看過她在走廊走來走去，或是跟阿榕在教室裡面追逐」（B-950412-I-T）

這是老師看到的十分鐘！

「她都自己坐在位子上！……就是……在那裡不知道做什麼，然後……有時候會想想要做什麼，然後就是開抽屜。……她現在想起來要去上資源班啊，她就去上，然後有時候她這樣，然後開開開，她就看，看她功課表。……我們在跟老師聊天，她就站在旁邊看。……然後有時候會站在後面看學習單，那邊不是有佈告欄……」
(B-950403-I-ST89)

這是同學描述的十分鐘！

除了和阿榕玩追逐遊戲之外，下課時小娟和其他同學的互動並不多，她自己形容「下課都在發呆」(B-950327-I-7B)。在我的觀察裡，小娟不太會主動去找同學聊天，小朋友聚在一起時，她大多會遠遠在一旁看著，也因為如此，同學很少和她說話或是吵架。「哈哈！小娟不理我們，我們怎麼跟她吵架！」，「對呀！都不會跟我們講話」(B-950417-I-ST10111213)。沒有跨出相處的第一步，小娟和同學之間交集真的是太少了！

對於這種情況，媽媽覺得可能是她的個性「讓人感覺說不好相處，或者是讓他們班的人以為說她個性很奇怪啊！脾氣怪怪的」。另外，同學的能力比較好，會讓小娟覺得「自卑」(B-950419-I-P)，而不敢主動找他們玩。知道她在學校和同學的相處情形，媽媽的想法是「我是想說看情形啦，讓她順其自然」。雖然人際關係和課業學習都是上學的重要內容，媽媽對這兩者的看待有些不同，「我還是會想說功課比較重要，……兩方面都很重要，但是我還是會以功課為第一。怎麼講……因為我跟一般家長都是一樣，都希望小朋友成績越來越好」。至於人際相處上，媽媽覺得「只要她跟同學互動良好就好了……只要她和平跟她們相處」，在家裡媽媽也會叮嚀小娟「要跟小朋友好好相處，不要欺負別人」(B-950419-I-P)。

聽到這樣的要求，我有點驚訝，我追著問：「她會欺負別人嗎？」媽媽的回答更令我意外：

媽：她是不會欺負別人，因為小孩子喔，我寧願她被欺負也不要她欺負別人，因為這樣對她不太好。

我：所以媽媽你覺得她可以被欺負？

媽：當然是不可以啦！因為我比較緊張啦！我跟她講說不可以欺負別人，因為欺負別人那個行為非常非常的不好。(B-950419-I-P)

過程裡，總覺得媽媽的想法和做法有點消極，對於小娟與朋友相處的要求，也停留在「最低層次」，是較被動地去解決同學欺負等狀況。問題改善後，媽媽的期待就停留在「順其自然」上，相較於對課業方面的要求，人際相處的部分有點被忽略了。

在這樣的思考裡，我也害怕是因為自己關注的焦點是「友誼關係」，而過度放大了「交友」的比重。對此，我請教了資源班老師的看法，希望獲得另一個角度的聲音，談話裡，老師點出「學習」和「交友」的關係：

資：我後來就觀察她們，就是發現她的問題。就是我剛講的，人家沒辦法跟她聊天，因為一開始還會很熱烈，討論珍珠美人魚呀，怎樣怎樣的，你喜歡誰呀，可是之後他們兩個，小玉跟那個阿榕就繼續聊，她就完全沒有辦法聊了。因為他們開始聊到裡面的故事情節他們去哪裡去哪裡，遇到誰遇到誰，然後怎樣怎樣，就完全沒辦法，她完全沒有辦法再聊了！

我：所以就變成在旁邊聽的那個人？

資：對，然後我覺得所以她會沒有朋友呀，因為沒有辦法跟她聊天，所以她交朋友真的比較困難啦！因為就是她的互動，像這學期、上學期開始我有給她上課，我覺得她應該進步蠻多的，就是說，我給她排了一個閱讀說話課。

我：閱讀說話？

資：就是讓她，就是譬如說她讀完這個故事之後，要把它說出來。那我覺得她進步蠻多的，因為一開始她完全不行，我都要先用問題提問，慢慢幫她串連整個故事，可是到後來她已經可以把整個故事的大意都講出來，一學期而已。

我：就是比較完整！

資：然後其實這個也是在幫助提升她的能力呀，看看她是不是有一天就能跟小朋友聊天，講她看到什麼電視，因為她看電視的時間蠻長的……

(B-950411-I-RT)

資源班老師的分享，提醒我：「交朋友和個人能力也是有關連的」！如果小娟提升表達能力，能用完整、清楚的句子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但會增加她和同學互動時的自信心，也讓她有能力與同學作多一點的對話、討論。

整體來說，小娟在學校的日子有些孤單、寂寞，過程中有重新編班上的不適應、有同學的欺負、和分組時的落單。媽媽和老師在伴著小娟面對這大大小小的事件時，有可以努力轉變之處，但也有無以為力的地方啊！

三、生活，值得期待！

渴求朋友

對於和同學相處的這件事，我看到了小娟心裡的矛盾。有時候，她害怕和同學互動，「我覺得是小娟還滿害羞的，……她就可能是說比較害怕，……因為之前好像是小光一直欺負她，所以她就開始害怕，她都不太敢接近我們」（B-950320-I-ST67）。但是身旁同學的一舉一動，她又十分有興趣，「我們就一直講話，她就一直偷聽……她就會一直靠……這樣子，你說什麼，然後我們就不講了……」（B-941208-I-ST3）。

小娟的害怕與期待，在我加入班級生活後，竟出現有趣的轉變。她從一開始的排斥，漸漸變得越來越是依附於我。例如，她害怕小光會拿走自己的袋子，在離開坐位時，會慎重地把東西交付給我，「你要幫我顧好喔，不要被小光搶走，如果不見你就慘了」（B-950308-O）。有時，則會等著我一起回教室：

「美勞課下課後，同學三三兩兩的結伴散去，這時小娟走到我的旁邊，等著要和我一起回教室，她說「來，我帶你回我們班！」我順道問她：「老師還有事，你為什麼不跟其他同學回去呢？」她聽了沒有回答，仍是站在我的身邊等著。」（B-950315-O）

我竟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小娟的重要他人，她也開始期待著我的出現。後來在四月底，我到校觀察的時間已減少，一次下課，小娟看到我在教室後面和陳老師說話，便主動走了過來：

娟：你怎麼來了？

我：我來找老師說話啊！你剛才是畫什麼啊？

娟：我不告訴你！

我：好啦，我好想知道喔…

娟：好啦，是雪人！爲什麼美勞課，你都沒有來！

我：什麼時候？

娟：昨天！

我：昨天是星期天耶！

娟：(低頭想了一下) 是星期三！

我：喔，你喜歡我來看你上課？

娟：(很靦腆地笑了，沒有說話)(B-950417-O-2)

我想，小娟還是渴望在班級生活裡，有人可以和她說說話、對她友善的。面對她的主動依附，我一方面高興能得到她的信賴，一方面也擔心著：「畢竟我的出現不會是常態，一旦我離開現場，小娟的生活是不是又會回到原狀？」因此，我試著擔任牽線人的工作，希望幫小娟和其他同學拉近關係：

「我看到前面有幾個小朋友聚在桌子旁邊，就帶著小娟一起過去，原來學生是在看老師準備的小鳥的照片，我開始和學生們翻看著每一張圖片，討論每一種小鳥的顏色、形狀，這時小娟站在一旁也很有興趣地看著。有個小男生發現小娟也在看，就主動拿了一張到她面前說：『小娟，你看，這一種鳥很特別，牠的……』，她聽到很高興地笑了笑，也接過那張圖片一起觀看。」
(B-950315-OII)

「園遊會時，小蜜跑了過來說她手上還有三十元的園遊卷，問我要怎麼辦？我問她要不要跟我、小娟再一起出去逛逛，把點卷用掉。我們三個又繼續繞了一大圈，最

後，她選擇買棉花糖，但因為手上的錢不夠，只能買一枝。我問她：是要和小娟一起吃，還是我再幫忙出十元買兩枝，她覺得『我們一起吃就可以了』。我們從老闆手中接過棉花糖，小蜜請小娟一起吃，她很高興地撕了好大一塊，兩個人一起慢慢走回到教室。」(B-950404-O)

「在十分往菁桐的小火車上，小娟原本站在走道上，後來我看到最後一節車箱有位子，問她要不要一起過去。我們找到位子坐了下來，對面還有兩個班上的小朋友是阿奕和小記，他們開始拿出背包裡的零食要請我吃，每當我拿到一個巧克力或是餅乾時，我也順道問：『那你要不要請小娟吃？』，學生聽到後也馬上拿了一個放到小娟手裡。」(B-950504-O)

我無法明確回答這樣的牽線對這一刻的交友或是未來的關係發展可能造成何種程度的影響？但至少在這交會的片刻，小娟透過我的居間幫忙，和班級同學多一點接觸、交談的機會，也多一點愉快的相處經驗。這些快樂，是我可以肯定的。也許，透過這片片斷斷的累積，小娟和同學能重新以不同的方式認識對方、看待對方！

現在我比較「了」她

在故事最後，我想分享阿奕的這段經驗。他的描述，讓我再次思考了「友誼關係」的可變動性。

阿奕是現在坐在小娟旁邊的一位男同學，他曾兩度和小娟坐在一起，「三年級下學期一次，然後四年級下學期也一次」。一開始排坐位的那天，阿奕生病沒有上學，結果隔天回來就看到小娟

坐到自己旁邊，「其實也是覺得怪怪的！咦……林小娟坐我旁邊，怪怪的！」(B-950403-I-ST89)，當時阿奕有點害怕，實在不知道要如何和小娟相處。

後來幾次和小娟的互動，讓他更加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可以和她合得來。有次，小娟問阿奕一件事，他沒有聽清楚，回問了一句：「什麼？」小娟就哭出來了。阿奕感覺，小娟可能以為自己是「故意」不讓她、「故意」聽不到她的話，因此傷心的哭了。阿奕那次的反應也很有趣，「我就趕快跑啊！想要假裝不知道，……就想要趕快溜，就想要趕快找同學玩，趕快找掩護啊」！所以會想要趕快溜走，是因為阿奕覺得老師可能會誤會自己在欺負她，擔心「林小娟她又說不出口，所以別人一定會覺得是我欺負她」。那次小娟哭得很小聲，「所以那一次還好」。不過這樣的經驗，讓阿奕嚇了一跳，「就怕怕啊，就不敢跟她說話」(B-9504010-I-ST8)。

「那時候我覺得，我……我……那時候我不『了』林小娟，就稍微嚇了一跳，剛開始」(B-9504010-I-ST8)。不過，經過一陣子的相處，阿奕覺得自己越來越認識她：

我：喔，那後來呢？

奕：後來，相處還不錯！

我：還不錯喔！

奕：然後態度慢慢就……

我：對……

奕：其實有時候她東西不帶，都會借她，這樣子。

(B-950403-I-ST89)

多一點的相處和了解，阿奕現在是把小娟當成自己的朋友看待，偶爾也會借東西給她，「她不會的東西都要教她啊」，「就看她

偶爾、偶爾需要什麼東西啊！……因為她東西，每天叫她一定要帶，可是她還是都沒有帶」(B-9504010-I-ST8)。他們算是朋友了！

阿奕生動地分享這段時間裡發生的種種。在他的敘述裡，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當他一開始面對小娟突如其來的哭泣時，那種手足無措、只想快速「找掩護」的慌亂。礙於坐位的安排，他雖害怕但還是得和小娟接觸，不過藉著相處，兩人的關係從初始的陌生終於有了轉變！

從「恐懼」到「她算是我的朋友」，這段路，走的有點曲折。但，這也珍貴地反應了「關係」不是固定、靜止的，只要有一個機會、有一次相處、多一點談話，關係就可能在逐漸熟絡中，悄悄變化……。

小結

小娟的故事，眼淚和孤單好像是常被用到的兩個詞。在小娟的想法裡，會幫忙自己、會一起玩的才算是朋友。但是以這樣的想法認定朋友時，卻常會出現認定上的落差，同學期待的友誼還包括幫忙和遊戲之外更多的相處！在同學是否願意選擇小娟當朋友時，他們可能受到小娟的行為、過去相處經驗、小娟是資源班學生的身份，或是老師在過程中的一言一行……等影響。不過，故事中我也看到了友誼關係的變化，阿奕的打開心防、阿榕從欺負到變成小娟的朋友，透過機會的創造，老師的介入關心，以及小娟本身能力的提升，孤單的交友情形是可能產生改變的！

最後，我以圖 4-2 呈現這些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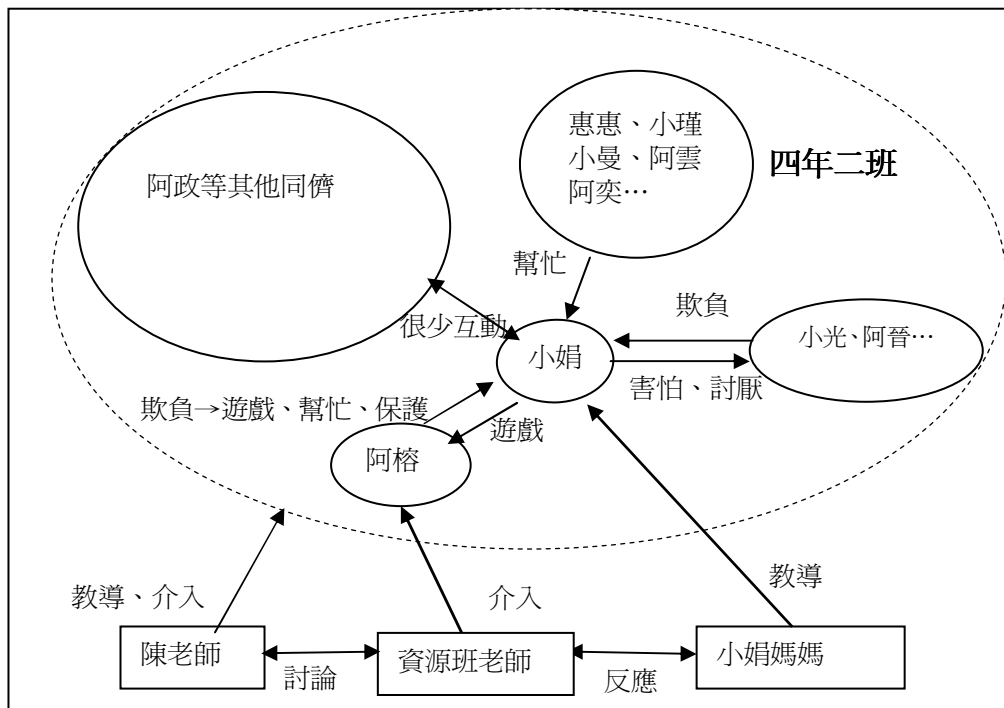


圖 4-2 小娟與同儕關係示意圖

第三節 小羽與朋友的故事

我不知道，熱情是否一定能融化冷漠，
我也不確定，可以微笑面對那每一個嘲諷，
我只有不斷地試，
不斷地試…

第三個故事，是寫給可愛的小羽。個子小小的她，臉上總帶著笑容，好像上學是件快樂的事，認真聽每一堂課，認真搶著舉手回答。但是，笑容背後，不代表人生都是陽光閃閃的好天氣。她曾抬起頭以天真的語氣問我：「我找不到同伴啊！為什麼我都找不到，小萱都找得到……」

我，無言以對！

第一次見到小羽，她正乖乖地坐在資源班寫國語生字簿，手裡握著鉛筆一字一字地練習。看到我的出現，她沒有一般孩子的怕生，高興地推開椅子要跟我到隔壁「聊天」。資源班的林老師形容她：「在二年級的時候怎麼罵她，她都不會哭，就笑笑的那一種。……就是類似那種你怎麼打她，她都不會覺得，你在精神上怎麼打她，她都不會退縮的」(C-950430-I-RT)。

在開朗之外，導師看到小羽貼心乖巧的一面，只用「她真的很乖，真的很乖」來描述她：她會從媽媽帶的水果，拿個橘子給老師；沒有人要掃地，叫她來掃地，她就好乖地一直掃一直掃；老師趴在那邊，她會察覺老師累了，過來幫忙按摩。有次，老師趴著睡著了，突然感覺有一件衣服披上來，醒來後，小羽說：「老師，我的衣服啦！」，讓老師感動不已(C-950418-I-T)。

「不哭和乖巧的她，應該能在交朋友這件事情上順利一些吧！」，我帶著這樣的想法進入小羽的學校生活。

一、誰是朋友？

朋友就是..

羽：因為我覺得他們對我好好。

我：對你好好，怎樣叫對你好好？

羽：他們很溫柔。

我：所以你喜歡跟很溫柔的人一起玩？

羽：嗯！

我：那怎樣叫很溫柔？

羽：就是不會很壞，就很關心別人。(C-950102-I)

我：那你剛才才說他們對你好好，還有呢？怎樣的小朋友你喜歡跟他當好朋友？

羽：溫柔、親切，沒有對我那麼壞的人。

我：怎樣會對你很壞？

羽：不能亂罵人，不能隨便這樣我沒怎樣，就隨便這樣說沒有沒有。(C-950328-I-ST5C)

小羽眼中，朋友就是那些「對我好好」的人，以溫柔態度和自己說話，會給一點關心。在四年一班的同學裡，小羽數算著有幾位小女生符合這樣的條件：「我有四個耶！小萱，還有小廷，還有小晴，還有小如」。至於男生，小羽有些討厭他們，「因為男生都兇巴巴的，煩死了」(C-950328-I-ST5C)。班上幾個男同學會對小羽很凶，有時也會排斥她，「他們用罵的啊，一直怎樣怎樣，哩哩扣扣的罵……」，讓小羽覺得「我討厭男生」(C-950102-I)！

另外，小羽覺得好朋友會常常待在一起，也會知道對方的去向，「你去那裡啊，她會跟我講，我也會知道啊」！但在每天的生活裡，小羽的好朋友並沒有跟她這樣親近：「所以她要去哪裡都會跟你講是不是？」「沒有啊，有時候而已！」(C-950102-I)。

喜歡她的理由

阿亨是上學期的班長，高高瘦瘦的他，說話很斯文，他覺得班上同學裡，小羽是最可愛的：

我：那你們為什麼喜歡和小羽一起玩？

亨：因為她很可愛，哈哈！

我：她怎麼很可愛？

亨：那個她就會放學的時候都會和人家說再見，會一直說「再見、再見、再見」！

我：喔，那其他小朋友不會說那麼多次，是不是？
亨：對！
我：那她講話很可愛，還有什麼地方讓你覺得她很可愛？
亨：還有……（想了一下），身高，她的身高。
我：她比較高嗎？
亨：比較矮一點。
我：她是你們班比較矮的嗎？
亨：對，算是最矮的其中一個！
我：所以你覺她很可愛？
亨：對！（C-950102-I-ST1）

就這樣，小羽總是主動表現自己的熱情。一年級的時候，她會自己跑去找阿亨，問他要不要一起玩，那時的小羽說話不太清楚，阿亨卻有辦法跟她溝通：

我：那一年級的時候，聽說她講話沒有很清楚，對不對？
亨：對！
我：那你聽得懂嗎？
亨：聽得懂！
我：喔，你聽得懂，你好厲害喔！
亨：就是她的聲音跟我們差不多啊，只要想出大概的意思就好了！
我：所以你猜得到她在講什麼？
亨：對！（C-950102-I-ST1）

其他同學看見了小羽的個性老實，也樂於選她當朋友。有同學覺得雖然「她腦筋不是很好，課業不是很好」，但是「她那麼老實，她又不會說謊話，……我覺得她小小矮矮很可愛啊！」

(C-950307-I-ST34); 有同學發現她有時候「要請教別人的話，她會輕聲細語，不會很直接」(C-950418-I-ST789); 同學知道雖然小羽「比較跟不上我們的程度，然後我們有時候說話她會忘記，她也不是故意的」，因為她是那樣每天努力學習新的課程 (C-950307-I-ST34)。小萱也和其他人一樣，並不會那麼在意小羽的成績不太好，「因為她心機不會很重，雖然她功課不好，可是我媽媽說功課好不好的話，都沒關係啊」(C-950321-I-ST56)。

毛毛是班上的轉學生，她和小晴看到小羽的善良：

晴：小羽喔，因為我覺得她很好，別人罵她的時候，她也不會生氣啊！

我：你覺得她不高興，所以你覺是好朋友？

晴：嗯，而且雖然沒有人跟她玩，我也願意跟她玩。

我：啊，沒有人願意跟她玩喔？

晴：對啊！有些人都沒有啊！因為她是轉學生（指毛毛），然後之前不知道我們班怎樣怎樣，第一眼看到小羽，就覺得她是個很善良的女孩。

我：你說毛毛是不是？

晴：對，然後就跟她一起玩。

毛：第一天來的時候，小羽還帶我去學校走一走、看一看。

我：她有跟你去學校走一走、看一看？

毛：有啊！

我：是老師請她來帶你？

毛：沒有，是她自己說要帶我去。

我：那她怎麼過來，她自己說我帶你出去玩？

毛：對啊！然後她就牽我的手去，她很主動。

我：哦～好棒喔！（C-950418-I-ST789）

但，一個又一個的接納，卻還是有無能為力的地方：

我：那你有沒有跟她一起玩遊戲啊？

薰：比較少，因為有時候我想跟她玩遊戲，可是另外一邊就是……假如說我跟她好了（指小如），可是她說她不想跟小羽玩，可是我想跟她玩，那這樣就沒辦法了！

我：就沒辦法，那有發生過嗎？

薰：好像沒有，我有跟同學發生過，她們都不讓小羽玩。

我：為什麼不讓小羽玩？

薰：因為他們覺得小羽學業不好，覺得她很笨！

我：喔，他們覺得她功課不好，所以就不想跟她玩。

如：像她如果碰到男生，男生就會罵她！

（C-950307-I-ST34）。

整體來說，小羽說話的可愛，個性善良沒有心機，讓其他同學喜歡和她做朋友！不論是第一眼的印象，或是實際相處後的感覺，幾位同學總能侃侃說出自己的理由。在這些喜歡上，卻也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團體壓力的「無奈」，只要有一個人強烈說著「我不要跟她玩」，小羽就「不得不」被拋下，也因為這些排斥，她無法走進每一個遊戲裡！

不選她當朋友的理由

又會為了什麼，不選小羽當朋友呢？

「就是玩遊戲她就會違反規則，假如說我們玩紅綠燈，然後假如說這是一個綠色的地，假如你說不能超過外面那

個對不對，可是她就會偏偏跑到那個裡面去。」
(C-950307-I-ST34)

「我：爲什麼？爲什麼要躲她？

如：因爲他們會覺得她很笨，然後什麼都不會！

我：那她怎麼樣是很笨？

如：她頭腦比較不會那麼好，每次考試都考最後一名。

我：那你們會不喜歡和最後一名的小朋友一起玩嗎？

如：不會啊！可以之前一、二年級小羽不會被大家一直說，到三、四年級男生會一直說她很髒，然後就不想靠近她。」(C-950314-I-ST4)

「升：不知道爲什麼，就不喜歡她！

我：啊，說一下啦！

名：我們班都不喜歡她！

我：喔！你們班都不喜歡她？

升：沒有，有的時候，就是他們都覺得小羽很髒很亂，這樣看了就很想吐。

我：她真的髒髒的嗎？

名：對！

我：爲什麼，怎麼髒髒的？

名：我也不知道，就是很亂。

我：是衣服還是位子？

升：位子……，她的衣服就是不整齊，有時候一邊露出來，然後一邊紮進去。

名：她的位子也很髒很亂。

升：要不然就是書包有一些垃圾都沒有清理！」
(C-950425-I-ST1011)

在這些不喜歡的理由裡，我感覺到小羽「能力上的限制」對她的不利！她對遊戲規則的掌握沒有那麼清楚，會讓同學覺得她老是打亂群體的步調。在小升和阿名那一連串對話裡，我卻隱約聽到學生之間傳散、擴展的耳語。一開始，班上不喜歡的人有「好幾個，大概就是男生比較多，女生也有，大概就是6、7個」。一段時間後變成「全班大部分都討厭她…」(C-950425-I-ST1011)。我無法否認小羽有時衣服是髒髒舊舊的，但有更多人是隨傳言起舞的：

升：就是人家有的時候說她那個什麼，你沒有換衣服，
你沒有洗澡，臭死了！

我：真的喔，她身上有怪味道？

升：其實沒有，他們就一直說，有些人就說，你沒有換
衣服！你沒有洗澡！（C-950425-I-ST1011）

流言四起的教室裡，連想跟小羽站在一起，都顯得困難重重：

升：沒有，還是跟小羽玩的時候，其他人會講說，唉唷，
等一下被她傳染了。

我：傳染什麼，她有生病嗎？

升：沒有，他們就說你被小羽傳染了，你會很髒很臭喔！

我：所以你就不要跟她玩？

升：就是怕會被他們笑。(C-950425-I-ST1011)

知道這一些「有所謂、無所謂」的理由，最主要不是為了苛責吧！只是試著蹲下來，從孩子的角度看待這世界，了解他們團體裡有形無形的規則，了解他們的在乎與害怕。

二、朋友間的大小事

找不到同伴

在我們聊到下課時間都做些什麼時，小羽的答案一個比一個鮮明：「會自己一個人去玩啊！」、「就隨便玩一玩啊，或是找一本書把它看完！」雖然隔壁班的阿雄和小羽是一起上資源班的同學，但她覺得「他很煩耶！」，下課也不會去找他。小羽覺得自己「找不到同伴」，所以只好留在教室裡，她說自己不會偷偷地哭，只是很想知道「爲什麼小萱都找得到（朋友）」(C-950328-I-ST5C)？

並不是沒有主動嘗試過走出教室，只是同學的回應有些冷淡：

我：那你會想跟很多很多小朋友一起玩嗎？

羽：對！

我：那你怎麼辦？

羽：就請問「你想不想跟我玩？」

我：真的嗎，然後呢？小朋友都怎麼說？

羽：他們都說「我好像沒空，不能陪你玩耶！」

(C-950404-I-ST5C)

在上課分組時，小羽也常要面對落單的窘境，「有時候跟別人一組的時候，他們就會一直排斥呀，就說那個，你去那一排啦！那一排啦！……然後人家就一直叫她去那一排，然後小羽就不知道要去哪裡，老師就安撫她說你在那邊好了！」(C-950425-I-ST1011)。同學的形容裡，小羽有點被其他人排斥，但是老師的感覺不同，她覺得「那個人數沒有剛好的那時候，她會落單！……小羽那種還好，我感覺我們班都會包容她」(C-950425-I-T)。不同的視角，師生對於「落單」的敘述，出現了不一致！

一次，一個真實的經驗，反應了其他孩子的想法。當天，學生在走廊上排隊準備上自然課，我站到隊伍的後面看著，這時，小羽轉頭問我：「你要陪我到什麼時候？是中午嗎？我想去跟你聊天耶」！阿國在一旁聽到了，接著跟我說：「老師，你要站到小羽的後面陪她聊天啦！因為她在班上都沒有朋友」（C-950413-O）！

當時我接著問他為什麼這麼說，但是他只是笑了笑，沒有解釋什麼。另一回，我和小萱、小羽談話，小萱的陳述點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事：

萱：根本就沒有人想跟你作朋友！

羽：對啊！

我：那小萱你為什麼覺得沒有人想跟她作朋友？

羽：就只有我們英文班……

萱：沒有，就是我們班每一個人都很討厭她！

（C-950404-I-ST5C）

小萱以極度肯定的表情說著這番話，這是連導師都不一定清楚的想法。對話的同時，小羽就坐在一旁，她沒有說什麼，但是我卻為了小萱殘忍的直率而痛苦不安。原本要多聊聊小羽和好朋友小萱的相處，突然其來的一番話，出乎我的預期，也打亂了整個心情。小羽平靜地聽著，是不是她已經逐漸接受了這種「沒有伴」的感覺呢？

這個意外，讓我深覺內疚，也有點痛恨孩子的直接。在兩種交雜的心情裡，我哭著寫下這段札記：

「孩子話裡的純真，沒有過多的修飾與包裝，喜歡就是大聲的說，不喜歡也是立即地畫清界線！當小羽聽著同學在自己面前說著：『根本就沒有人想跟你當朋友！』『全

班都討厭你！』時，我不敢想像小羽當時的心情是如何，又，這樣的情況可能早已在生活裡一次一次的上演著。小羽從最早的熱情，到學著自己整理安頓心情，選擇以『我就只好一個人發呆……』、『我就孤單一個！』的方式，讓自己習慣於同學的不搭理。這過於殘酷的社會，這麼早就讓孩子的世界畫分為二，而我的小羽站在孤單的一方，看著、就只能這樣看著另一個喧鬧繽紛的國度，對一個才小四的女孩來說，這一切是否來得太早了些……」(C-950404-N)

誰來和我說說話？

雖然老是被拒絕，但是小羽總拿出一試再試的精神，做著其他的努力。例如，班上幾個常幫忙的同學，就是她主動親近的對象：「就是都只有幾個吧！就固定幾個、那個小朋友，她也很聰明，她也知道哪一些小朋友對她……比較能夠幫忙她，比較不會……，對！就跟她比較好的」(C-950418-I-T)。

有幾次，小如和同學們在走廊上聊天，「就是我們在說話，結果她就是自己想到什麼，就是插進來啊！說那個什麼寵物，就是今天我跟小佩說那個我家的貓，然後小羽就開始說那個她家外面的貓怎樣怎樣……」。其他人有些不耐煩這種雞同鴨講的對話，「我們就是有時候就會說，你先不要講話，或是先不要理她」(C-950314-I-ST4)。同學的不搭理，讓小羽從討論變成了「旁聽」，想說卻沒有人願意給個機會。

這幾個打斷小羽興致的同學，其實是清楚知道她的動機與感受，「可能是別人都不想跟她聊天吧！……我感覺她就是很傷心，下課都沒有人可以陪她玩」(C-950314-I-ST4)。雖然知道這一些，學生

沒有足夠的耐心，也不會修飾自己的反應，就連最常和小羽在一起的同學有時也是如此。以小萱為例，她總覺得小羽的聊天是「自言自語」，「人家聽不懂她在自言自語什麼東西的，我就罵她」。小羽坐在一旁自我解嘲：「對啊，她就覺得我碎碎唸」。因為完全聽不懂小羽說的內容，小萱會直接告訴她：「你很煩耶！」之後，小羽會默默地離開，「在外面這樣子啊，發呆」(C-950404-I-ST5C)。

小羽的熱情總是這樣一再被澆熄，於是，我急著想幫她問問：「那要怎樣才能加入對話呢？」得到的答案出乎意料：

我：小羽想跟你聊天，你知道嗎？

萱：我不知道！

我：喔，你不知道，那你覺得她在幹嘛？

萱：自言自語啊，亂講話！

羽：我想跟你聊天啊！

我：喔，她想跟你聊天！那小萱你覺得小羽要怎麼樣，
你才會比較想跟她聊天？

羽：安靜！

萱：不是，我一點也不想跟她聊天！

我：啊，你不想跟她聊天？

萱：因為她都聽不懂，我問她這個，她都回答別的！而
且她都聽不懂什麼意思！（C-950404-I-ST5C）

理解與表達能力上的限制，確實是讓小羽和同學「聊不太起來」，雖然她不停試著插話，反而引起同學的厭煩、開口制止。在不停的嘗試與挫敗之後，小羽只好以「發呆」、「走來走去」來打發這十幾分鐘的下課時間。整個過程，我看到小羽的努力，也看到她和朋友間對話的貧乏與停滯。

要聊什麼？

毛毛和小晴偶爾會找小羽聊天，她們的談話內容透露了一些有趣的訊息：

我：就走一走去散步，你們有沒有聊天？你們會聊什麼？

晴：我都是聊卡通。

我：哦，妳都是聊卡通。

晴：對啊！或者是問她說最近怎樣怎樣的，然後問她說你在家裡，爸爸媽媽有沒有罵你？

我：你怎麼會想問這個？

晴：對，因為我通常問小朋友都是，以前啊！我掃地的時候在一年三班，然後這裡都是小孩子啊！我每次問他們都是比較深的問題，他們都回答不出來，所以就只有問……

我：問什麼？

晴：就是問……你最近過的好不好，或者是在家裡人乖不乖怎樣的？

我：所以你也會問小羽這些問題？

晴：對啊！

我：那你會問毛毛嗎？

晴：不會，我會問她說……你覺得班上誰最好最好，或者是我會跟她講我的心事。

我：那你會跟小羽講你的心事嗎？

晴：有時候會，會跟她講！

我：哦，那她會不會講出去？

晴：她不會講出去，她都會保密。

我：她不會講出去，那時候你怎麼會想到要跟她講？

晴：因為有時候啊，朋友都跑光光到別的地方去玩，教室就只剩下她一個人，就跟她聊天。

(C-950418-I-ST789)

在談話主題上，小晴刻意選擇了以「問一年級小朋友」的內容來和小羽對談。她主觀地認為這些「比較淺」的問題會較適合她，而不是和她討論「一般」同學間的話題。小晴的作法明顯地將小羽視為年紀較小的孩子，是站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和她交談。在這樣的對話裡，彼此能分享、能相互了解的部分也自然是有限的！

玩鬧中的互動

小羽的積極，還是讓她和同學有一些玩鬧、相處。以下，從幾個方面說說這些情形：

■說秘密

幾個同學會問小羽喜歡班上哪一個男生？她都會大方地說出自己的想法，「是小廷叫我跟她講的」。不過，換到她問其他人喜歡的男生時，同學卻說：「就算她問我，我也不會告訴她」(C-950404-I-ST5C)！

■生氣

有時候，小羽會不小心把外套放到別人的桌上，或是放書包時碰到其他人，對方就會「生氣」，和小羽吵了起來，最後受到老師的制止。雖然有點生氣，不過大部分吵完架，大家還是朋友，可是「只有這個跟我吵完架，都不跟我玩了」(C-950102-I)。

小羽和同學爭吵的次數其實並不多，有的人覺得她很聽話，「小羽聽我的比較多」(C-950102-I-ST1)，也有人覺得常常是小羽先來吵別人，「別人才很大聲」(C-950404-I-ST5C)。

■分享

班級慶生會，小朋友帶餅乾來學校，阿亨和幾個坐在小羽旁邊的同學有時會請她一起吃，小羽也大方地把自己的食物（如夾心餅乾）拿出來分享（C-950102-I-ST1）。另外，上美勞課時，毛毛忘記帶材料，她會找小羽幫忙，因為「她都會很大方，就會說好啊」(C-950418-I-ST789)！

■送禮物

上次聖誕節，小羽準備了一張卡片和一個橡皮擦送給班上的朋友小如，「我寫：『謝謝你們關心我！』……記得我外面是寫那個『新年快樂！』」(C-950102-I)。她覺得小如是個很溫柔的人，對自己也很好，於是想到可以寫卡片來表達謝意。

原本是件溫馨的小事，但小如談到同一件事，她的反應卻是「不知道怎麼形容」，因為她覺得兩個人沒什麼接觸，突然收到禮物，「會覺得很驚訝」(C-950307-I-ST34)！

從小羽的感激到同學的訝異，這裡，看到了兩人對關係的感受存在著差距！

■遊戲

同學聊到幾次和小羽一起玩的經驗：「一起玩的時候都會違反規則」、「有時候跑的都很慢，然後又追不到我們」、「只要有人碰到她的時候，然後她就說她沒有，就一直找理由，就一直不當鬼」。後來，小

朋友會要小羽站到外面，先讓她在旁邊看我們怎麼玩，看清楚規則，再讓她進來（C-950307-I-ST34）。

不過，有時一起玩遊戲的同學不一定都這麼包容她，「那個鬼抓人比較不明白規則，然後有時候會犯規，犯規就算了，有些人會很大聲說：『小羽，你不要玩了啦！』」。小羽不能玩，只好一個人回教室，有時候也會為了這樣的情況哭了起來（C-950418-I-ST789）。就這樣，為了遊戲，一向開朗的小羽哭了，原本是該高興笑鬧的場合，她得到的卻是「放聲大哭」。

老師的魔法

知道小羽在班上的狀況，資源班老師和導師曾為此做了努力。以班級導師而言，她看到班上同學對小羽的態度，會以身作則地示範：

師：我三年級就有一個觀念，就是我以身做則，你看，我讓小朋友看到就是她來摸我，她來我都沒有關係、我都接納她，那老師都有辦法接納，為什麼你不可以接納？所以他們現在可能就……，因為之前曾經發生什麼事情呢？別人掃地喔，就椅子要拿起來，他們就沒有人敢去，就那一個人不去碰就不去碰，說那是小羽的，就不幫她拿上來也不幫她拿下來，對！才知道那麼嚴重。所以，這是三年級的時候，現在四年級沒有，沒有發現這個狀況，四年級就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老師你那一次是剛好看到？

師：對，我就看到，我就說全班的椅子都下來了，為什麼她的椅子沒有下來，啊小朋友就跟我說，她的椅

子都很髒，所以不碰她的椅子，她要自己搬。

我：老師你那時候怎麼說？

師：我說，爲什麼不能搬呢？你去把它搬下來。

我：喔！你還是叫做那個工作的人？

師：對對對，我還是叫他去搬下來，因爲，爲什麼可以這樣子呢？你的工作就是這樣啊！而且你怎麼知道她很髒，我說老師都可以接納她，爲什麼你不能接納他。這學期是沒有看過了！（C-950418-I-T）

除了導師的用心，在資源班幫小羽上課的林老師，則利用現有的設備來增加學生間的互動。資源班教室裡，有一區放了一些遊樂器材，老師曾規定，下課時只要同學帶著資源班的學生一起過來，就可以讓同學使用這些設備。

「我覺得可能這個人在班上人際不是很好，我就會請他，就是其實我不會硬要求他要，我就是口頭上會提醒他，因爲有時候看他們會很想進去玩，那你去找班上幾個人陪你一起來，我就可以讓你們進去玩。」（C-950430-I-RT）

此外，老師也會鼓勵資源班的學生要主動些，找同學一起來，才讓孩子進去玩。老師在乎互動的結果，但也強調學生要自己跨出第一步！但只有提醒，有些學生還是不敢嘗試「找朋友」。這時，老師會更「刻意」地找認識的普通班小朋友幫忙，請他們去帶這些資源班的學生。只要孩子願意，就會跟著一起來了（C-950430-I-RT）！

這個方式實施了一陣子，老師發現兩個他無法介入的難題：一是很多資源班的學生常需要留在教室裡「補功課」，他們下課能出來玩的機會也減少；另一是學生之間會自然地區隔

開。

「你會發現其實資源班的小朋友會這樣子，他們跟人家一起在玩的時候，也不是故意的啦，就是一次兩次三次，久了之後就會變成，就會變成很自然就被人家排在外面，就變成客人這樣子。……就有些是他們直接反應，因為資源班小朋友就很慢，比如說，他很多動作可能就跟不上，別的小朋友在玩耍，資源班小朋友有些就沒辦法理解他們在幹嘛，就是有些是那種假設性的，他們就沒辦法，然後比如說他們動作比人家慢，那下課平常 10 分鐘很短，玩沒一下下，普通班小朋友他就會覺得不盡興，那可能幾次之後，他們就不是那麼願意！」
(C-950430-I-RT)。

這兩種難題裡，小羽是屬於經常被留下來補功課的，很少會和同學過來玩。

雖然小羽能來玩耍的機會不多，但在幾次和資源班老師的談話中，我發現他還曾做過其他的努力。在二年級時，小羽講話很不清楚，林老師形容「大概全校只有我聽的懂」，也因此班上同學不常跟她玩，她下課時多半會來黏著老師。後來，老師帶著她到班上示範了一個近乎神奇的小魔法：

「我會故意把一半的責任推給其他小朋友，我說：『都是你們沒有專心聽！』然後我當場抓好幾個過來，因為那時候他們小朋友都算認識我。來，我們來看，不然她講一句，然後我說她講什麼，我問他說她對不對，她說是，而且她講的句子還蠻長的，那其他小朋友會覺得很奇怪，我怎麼都聽的懂，我說：『你們不信，你們聽聽看！』」

我就故意叫小羽講慢一點，然後，可能好死不死的剛好被我騙到，因為那個時候剛好真的聽懂，他說：『真的呢！』然後從那次之後，他們級任老師有過來跟我講，說那天被我騙的那幾個小鬼，有去跟老師說：『老師我告訴你喔，我們聽得懂小羽在講什麼，原來有一天我們可以……』」（C-950430-I-RT）

後來的小插曲是，有幾個學生會跑過來抱怨：「老師你騙我，我又不是每次都聽的懂！」老師也很巧妙地回答：「正常啊！老師有時候不專心，稍微一不專心，我就聽不是很懂」（C-950430-I-RT）！真的是很有趣的一段經驗，林老師以這麼輕鬆可愛的方式，就讓班上同學願意「仔細」聽小羽說話，也讓同學驕傲欣喜「我聽得懂你在說什麼」！這個舉動，就像是對班級學生變了個魔法，讓同學一起為「聽不懂」這件事而努力，而不再是單方面的怪罪小羽。

心態的調整，有時，竟只是一句話、一個小把戲就能達成！

補不完的作業

名：她都不常下課！

我：不常下課，為什麼？

升：因為她功課不好，要在教室複習一下，複習！

我：寫作業喔？

升：嗯，那有的時候是作業沒有寫完。

我：那現在下課會有誰跟她玩？

名：她好像很少下課耶！

升：她很少下課，很少看到她下課。（C-950425-I-ST910）

這是兩個小男生看到的下課時間，有點難以想像作業的量

真的有多到如此！小羽「很少下課」、不停複習，沒有辦法和同學玩在一起，這幾乎是每個受訪的小朋友都如此形容的。記得第一次和阿廷聊天時，她也提到類似的情形。那天是期末考結束的下午，我想已快放假了，小羽總該脫離補作業的行列：

我：那像現在呢，現在不是沒有功課了嗎？

廷：對，可是她還有舊的要補。

我：啊！她還要繼續補舊的？

廷：對，老師就說那個就是補到，就是那個補到最後一天。

我：那她會不會很想跟妳們玩？

廷：會啊！

我：她都不能出去玩。

廷：我們都會偷偷走，不然等一下引誘她來。

我：嗯，怎麼說引誘她來？

廷：就是我們出去玩的話，她叫我們等一下，可是她功課又沒補完。

我：對。

廷：然後又很怕我們害她被老師罵，所以就不敢跟她講。

我：不敢跟她講說等一下要去玩，是不是？

廷：嗯！（C-950102-I-ST2）

因為小羽的程度不夠，老師對她和同學在作業上的要求是有「個別差異」的，「可以減輕我就盡量讓她減輕」！小羽的功課並沒有比其他人多，有些太困難的項目，在抄聯絡簿時老師也會主動幫她刪去。扣除一些如預習課文等可以不用做，老師強調小羽一定要補完國語和數學習作，因為學校要「檢查」。可是，依小羽的能力，她很難獨立完成四年級的習作，老師只好

「盡量不要讓她抄啦」，或者讓其他小朋友借她看著抄，可是，「簡單的一定要讓她自己去寫」(C-950418-I-T)！

我曾就「學校會抽察」的部分請教資源班老師的看法，因為總覺得這樣的「補作業」、「抄作業」只是應付表面的要求，沒有考量小羽的能力。就算勉強地補完、抄好，對她的幫助可能也不大，而補作業的同時，占掉她一大半可以和同學互動的時間。不過，老師說：「老實說，學校體制裡面那些行政他們根本就不懂，他只是看你們有沒有寫而已，他們不瞭解小孩的情況，所以他們要看到的就是你有寫，那就這樣，所以補也有補的方法……」(C-950430-I-RT)。在這種氣氛裡，班上有資源班學生的幾個導師，會討論著「要如何讓他們趕快補完抽察的作業」，而沒有考慮過其他的調整或反應。

作業寫不完的原因除了內容太難之外，小羽回到家並沒有其他人可以教她或督促她完成，雖然都簽了名，可是老是作業沒寫完。因此，小羽除了留在學校上課輔班的兩天，有老師盯著完成作業之外，星期一、二、四的功課，她幾乎都做不完(C-950418-I-T)！

下課時，老師會在班級裡找幾個熱心的同學幫忙教她，「我不指定，因為我覺得你自願去教她那個，你才是有那一種心，所以我永遠都不會指定說誰你去教她。偶爾啦，會啦！因為偶爾很忙的時候，那你也別讓說常常說哪一個人去教她，因為你不能剝奪小朋友下課的時間，因為那是他的權益啊！對不對？所以你只能說誰願意」(C-950418-I-T)。主動幫忙小羽的同學，稱讚她很認真，教的時候「要寫給她看，然後再講一次她才會」(C-9412-I-ST2)，有的同學還會犧牲午休時間來幫小羽。

老師覺得，正因為她能力差、她沒辦法完成，需要別人，朋友對她來說格外重要。尤其，在課業上，小羽依賴著同學的教導（C-950418-I-T）。不過，老師發現同學主動幫忙的情況，隨著年級上升而有一些改變。三年級時，班上自願的小朋友比較多，到了四年級，人數有些減少。老師覺得，這情形可能是因為年級愈大的孩子愈有玩的慾望，一下課，就會想出去玩（C-950418-I-T）。除了老師看到的這一些，學生在訪談時還曾拋出更殘忍、強烈的說法：「就是大家都覺得她很噁心不敢碰她，還有就是大家都想要出去玩，不想教她，覺得教她會浪費時間」（C-950307-I-ST34）！！

在寫不完的功課裡，我看到了家長的疏忽、老師的困擾，也看到學校制度的刻板僵化，和同學對於「教導小羽」的種種想法。在各方陳述裡，值得感謝的是那些熱心留下的學生，把遊戲放到一旁，願意這樣伸手相助，一日一日地教小羽。卻也無助、困惑於這樣的情況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對此，我想問卻又無法去問的一個疑惑是：「要一直補到學期最後一天的作業，對老師、對學校，或是對小羽來說，是否真的這麼重要？」

三、只想有人陪

相處的時間裡，小羽沒有再追問我關於「找同伴」的問題，沒有問並不代表放棄或接受，她只是靜靜地以直接的行動表達了渴望。

四月初的一次音樂課，下課後班上同學紛紛跑回教室準備吃午餐，我收了東西走出教室，空盪盪的走廊上只剩下小羽和阿國。阿國坐在地上穿鞋，小羽手裡抱了課本和直笛，看到我的出現很高興地靠了過來。我好奇她是否在等我？她點點頭

說：「對啊！我在等你！」我順著問：「那你爲什麼不等阿國？」她大聲地說：「有啦，我兩個都等」(C-950404-O-2)！

那天，我和小羽一同走到校門口，她忙著在午餐架上找自己的袋子，「平常是誰幫你送的啊？」「是我的爺爺」「喔，那今天吃什麼？」，小羽把袋子打開一看，「啊，是粽子！」她一手拿著課本，一手提著今天的午餐準備回教室。看她拿了東西，我也打算在校門口和她道別：

我：那老師要走了喔！

羽：(轉頭急著問) 那你要去哪裡啊？

我：老師要去吃飯啊！等一下中午再來找你們聊天！

羽：好啊，我想要跟你聊天，那你要吃什麼？

我：我不知道耶，你覺得呢？(C-950404-O-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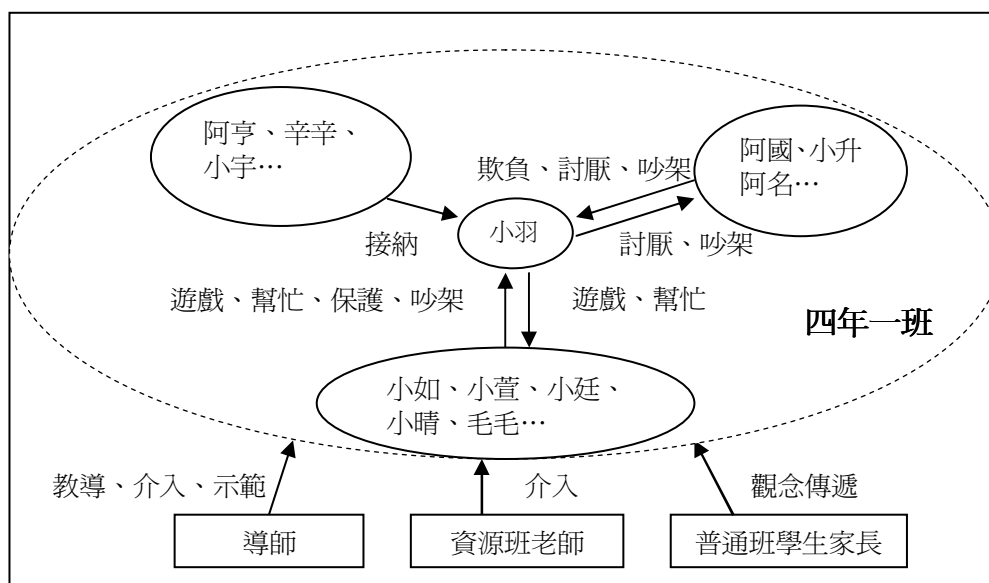
小羽聽了我的問題，努力地低頭想了一下，「我知道了，那你可以去吃全家啊，我們校門口出去有一間，在那邊、那邊……」，可愛體貼的她，一邊說、一邊用那小小的手拉著我，要我走出校門看清楚。臨走，還不斷轉頭叮嚀著，「就在那邊喔」(C-950404-O-2)！

手的溫熱熨燙著我的心，輕拉著、等待著、關心體貼著的小羽，沒有流淚面對每天的生活，只是急切想要表達一絲絲「有伴」的渴望。甚至，就連我這個倏忽在生活裡出現，又即將逐漸消失的人，她也同樣這般良善以待！

想要人說說話，想要有人陪著走回教室，想要有人問她今天過得如何！沒有說出口的這些，並不是不存在啊！是否所有生活裡遇到的孩子與大人都看不到她眼神裡的這些？又是否片刻的覺察在每天重覆走著的生活裡，也是片刻即會消失？

我，不想再看見另一張疑惑的臉孔，對著我吐出那幾個字：「為什麼我都找不到同伴？」

就這樣而已……。



小結

小羽的故事，有種淡淡的欣喜和哀愁。我欣喜著她在與人互動時的努力不懈、體貼、善良，但也對這一次又一次的孤單、排斥而落淚。生活裡，那些曾經幫忙過她、「對她好好」的人，就是小羽認定的朋友，她會樂於親近、也主動表示自己的感謝。同學相處時，學生會因為她的行為可愛、沒有心機而喜歡她，但有人也在意小羽的外表、成績或團體的壓力，而不願和她互動。另外，從小羽和朋友的友誼關係上來看，小羽樂意和朋友分享秘密、一起遊戲、或提供幫助，但同學相對的互動並不多，除了課業上的協助、偶爾的遊戲，較少看到深層一些的親密分享與回應。

學校生活裡，小羽的導師、資源班老師都曾為了她的「被接納」而努力，但從「團體的接納」到「兩個朋友之間的相處」，從友誼關係裡的「幫忙、教導、遊戲」到其他更多的特質，小羽的人際交往似乎還有許多值得期待之處！最後，我將小羽的故事整理如圖 4-3。

第四節 從故事裡看見的事實

寫完三個小朋友與同儕相處的情形，就像走進他們的生活繞了一圈，又走了出來。站在現場的每一次對話與感受，都是立即而深刻的。但，故事就只是故事嗎？說故事，是向別人說明事情，也是對自己提出解釋的。在說明與解釋之中，我看到了以下這些無法忽略的事實：

一、友誼存在著，但卻是不平等或薄弱的

在研究出發前，其他同學最常問我的一個問題就是：「你覺得他們有沒有朋友啊？」那時，我對這問題沒有預設的想法，並不認為他們一定會發生「找不到朋友」的狀況，我只想以開放的心態了解班級同儕間發生的所有事件。

實際走完這一趟研究，對這個問題，我可以肯定的回答：**在普通班級就讀的智能障礙學生，是可以和一般同儕建立友誼關係的。**故事裡的阿文、小娟、小羽，雖然被同儕接納、與同儕相處的情形都不一樣，但生活裡，他們確實是擁有自己的朋友。另外，因為「友誼」是兩個個體之間的依附，在智障兒童對朋友投注情感、建立聯繫時，確實是有一般同儕也將他們視為朋友、相互依附。在這樣的情感與互動，明白地顯示了兩者的友誼的確存在！

對於「什麼叫朋友」的這件事，每一位智障孩子都有自己的看法與定義，雖然口語表達不一定完整，但從生活實例的列舉上，還是可以看到友誼對他們的意義。在故事裡，阿文、小娟重視和朋友之間的遊戲、單向幫助，大多希望藉著「朋友」滿足個人的不同需要，對於友誼關係的「互惠性」還不太能理解，較接近 Selman (1980) 所畫分的「友誼是單向幫助」的階段。至於小羽，朋友對她的意義除了遊戲、幫助之外，還多了一些親密與相互回饋，她能體察對方的感受、也試著在關係裡付出，友誼的概念已從單向受益發展到「相互合作」。不過，將三位學生所談及的友誼概念和其他同儕作比較，我發現兩者之間是存在著一段差距的，一般同儕在「幫助、遊戲」之外，對於「朋友」還有著「體諒、守信用、不惹老師生氣…」等更深、更多元的期待。我想，這種期待上的差距，可能也是造成「朋友認定」不一致的原因！

三個故事裡出現的友誼關係，又有怎麼的特質呢？Bukowski (1993) 強調「友誼是對等的，兩個個體擁有相同權力」，阿文和朋友的相處中，我看到了這種「對等」。例如，幾個同學在遇到困難時，會向阿文開口求助，對於答應他的事項也一定會做到，對於做不到的，也不會隨便答應 (A-941212-I-ST1)。這些互動裡，阿文的朋友尊重了他的權力與感受，不會因為阿文是「智能障礙」的身份而漠視了他的能力。

雖然如此，在智障兒童的友誼關係裡，「**互動上的不平等**」卻是更常發生的。實際相處上，一般同儕往往習慣走在前頭帶領，而智障孩子則跟隨在後，兩者互動從「平行」關係轉變為「上下」。以阿文的生活為例，班上同學在言談中提到小豪對阿文的方式是在「監督」他：

我：那他會欺負阿文嗎？

豪：不會！

我：爲什麼？

豪：他只會監督他而已。

我：監督他，你怎麼覺得他在監督他？

豪：他說什麼「阿文閉嘴巴！」，就是大叫的時候叫他閉嘴巴。(A-9503023-I-ST4)

只要阿文在班上出現不當的行為，看到的同學會馬上出聲制止，學生們甚至很自然地覺得「大家都可以管他」(A-950406-I-ST5)。這句話反應了同學常不自覺將自己視為小老師的角色，以「上對下」的不平等方式來管阿文。同樣的，在小娟的朋友中，阿育也說到喜歡和她坐在一起，是為了體會提醒的感覺：

我：三年級就跟她坐，那你那時候跟她坐的時候好玩嗎？

育：嗯，因爲有的時候就一定要提醒她那個，然後我就可以試試那種「提醒的感覺」怎麼樣，因爲我媽媽以前都提醒我很多…(B-950417-I-ST10111213)

智障學生能力上的限制，常常需要其他同學的協助，而同學也常常會不自覺地混淆了「幫忙」和「管理監督」的區別，而在行為上或想法上有了「我可以管你」的情形。有一回，我和小萱、小羽談話時，桌上的錄音筆快沒電了，我一邊翻找著新的電池，一邊說：「啊，沒電了！」小羽很好奇地伸手去拿錄音筆，想要按上面的開關，小萱看到立刻以極大的音量、極凶狠的語氣制止她：「已經開了，你不要按，小羽你不要按！！」當下嚇得她趕緊將手放開(C-950404-I-ST5C)。我不確定小萱是否

也會用這樣的方式對待其他同學，只是那時她出聲制止的神情，嚴肅的像是在管教不聽話的學生。

在這樣的關係裡，「寬容」或是「讓」也是常見的！相較於其他人，一般同儕對於障礙兒童有更大程度的包容，會覺得他們是比較小、不懂事的，自然較少和他們有衝突、爭吵，有時，忍讓的程度反而超越障礙者的手足。老師曾描述：

他（阿文）有很固執，你跟他玩很辛苦，有時候都要順著他，這可能也是這樣的原因大家就會讓給他啦，像我們班那個，不是很愛看那個烏龍院那個漫畫，喔，他自己去給人家拿，看到那樣子，坐在那邊笑得多大聲。可是也不會說，學生也不會給他搶起來，就讓他看這個樣子。那本書的擁有者，也是這樣給他，我們班小朋友算蠻讓，就把他當作自己家的小弟弟那樣子，就讓給他，不過真的要是自己家的弟弟也不見得會這樣讓，你看他弟弟也不會這樣讓。（A-950427-I-T）

就如 Berndt（1996）將爭吵、緊張、衝突等朋友關係裡的負向特質視為必要的，一般同學的寬容反而減少了和智障兒童彼此交換意見、溝通想法的機會。在「順著他的話題」、「就讓給他」的互動裡，智障兒童也無法從中學到合適的人際相處方式，結果可能就如阿文媽媽形容的，同學的善意對他而言並非好事：

他就會變成很無法無天，有時候我會不曉得怎麼辦，他真的是被我們寵壞了，在家裡我們也很疼他，說真的，所以我們也是希望他要進步，為他好啦！那同學對他好是他的運氣，這是真的，大家都包容他啦。那變成他自

己其實他也知道，他很會看，可是那種其實那不是好事！
所以希望他要克制一點！（A-950302-I-P）

如果從互動的情形來分析兩者友誼關係，結果常是較淺薄且集中在某些方面的。在互動形態上，朋友與智障兒童之間很少有自我揭露、相互回應、衝突解決等行為，就像阿奕所說，「我只是會借她東西而已啊！」（B-950410-I-ST8）。這和 Turnbull 等人（2000）的研究結果相似，「幫助」成了兩者友誼關係的最大特色，在課業或行為上，同學為智障兒童提供了許多的協助與照顧。例如，同學會借他們東西、帶他們到其他教室，或是下課時教功課。但是這些行為都屬於「工具性」的支持，智障兒童和朋友之間情感上的相互支持，仍是較少的！

這樣的情形，也反應在兒童相互的依附性上。例如，小羽喜歡那些「對自己好好」的同學，而用心準備了禮物，但對方卻沒有相同的感覺，反而有些莫名奇妙。就算是在「相互認定是朋友」的前提下，一般同儕對智障者的依附程度，可能也不是那樣緊密：

我：啊！一點也不傷心，爲什麼，她說小萱我要搬家了，

再見！我要搬走了，你以後都看不到她了喔！

萱：沒關係！

我：沒關係喔，那你會不會哭？

萱：不會！

我：還是你會不會很想她？

萱：不會！

我：那你會不會跟小羽說說話？

萱：說話喔，我會說 bye-bye！

我：啊，真的喔！

羽：啊……（很失望的樣子）
我：沒有關係嗎？
萱：沒有關係，因為她又不是我真正的好朋友！
我：她不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羽：對啊，只是普通的朋友而已。
我：那怎樣才叫你真正的好朋友？
萱：跟我感情很好很好的！（C-950404-I-ST5C）

小萱的對話提醒了我，在朋友的這個範圍內，還可以細分為「認識、普通朋友、好朋友、最要好的朋友……」等不同的等級。故事裡，小羽和小娟好像都是站在這個畫分的外圍，一般同儕常會覺得彼此「就不會那麼好！」（C-950102-I-ST2），也較少有同學以「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來稱呼她們！

總之，我肯定智障兒童是有交朋友的能力與渴望，但與一般同儕互動時，友誼關係的深度、廣度都是需要再為擴展。

二、智障兒童能力的提升

「很安靜、聽不懂、聊不起來、說話不清楚……」，這些故事裡最常出現的幾個詞，顯現了智障兒童交友時的一大阻力。就因為語言溝通是人際交往時一個重要的工具，「說得清楚完整、聽得懂同學的話」和「願意溝通」也相對是必需的能力。以小娟來說，她並不是沒有主動表達的意願，只是提出的問題無法形成對話，「就比如講，老師你為什麼要喝水啊？你在幹嘛？你桌子為什麼那麼亂？就是很多也是我們沒有辦法再回答。……因為我們是大人，很多我們會去引導她，還是很有耐心跟她講，可是其他小朋友才不會呢」（B-950411-I-RT）！

「口氣不佳」是另一個可能影響同學交往的狀況。在實際和小娟交談時，她常會不自覺說出一些像「幹嘛啦！」、「他又沒有求我」、「好煩喔！」等詞彙，可能因此打斷同學的交往：

我：嗯，你聽到她這樣講怎麼辦？

政：後來我就沒有再管她！（B-950403-I-ST89）

小娟的故事中，雖然老師以閱讀說話課的訓練來加強表達能力，但在「人際互動」的部分，老師則認為應該是視狀況隨時提醒的：

「這個比較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堂課，而是發生的時候，當場發生的時候就會去糾正她。比如說有一次她來，她們老師生病可是我並不知道，後來隔了兩天才說，然後她就問我說：『老師，她為什麼感冒啊？』她就是問我：『陳老師為什麼感冒？』我就說你不是這樣子問，你等一下回去的時候要跟陳老師說：『陳老師，你要多休息！』就是這種必需要隨機去……，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堂課。」（B-950411-I-RT）

過程裡，我看到另一個和表達能力同等重要的，是智障兒童面對問題的處理能力。阿奕提到小娟那「突然就哭了起來」的狀況，在後來的班級旅遊中也曾上演。那次是同學各自吃午餐的時間，一個同學的媽媽請大家吃冰棒，她以各小組為單位隨機分發不同口味的冰棒：

「沒多久，阿榕突然跑過來拉著我的手說：『老師，小娟哭了！』我走過去看了一下，七八個同學圍著小娟，她站在中間掉眼淚，其他人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沒有人開口說什麼。阿榕忙著解釋：『她要吃紅豆的，可是她們那

一組是拿到布丁，她就哭了！』同學媽媽在一旁聽了，趕快要了一根紅豆冰棒放到小娟手中，她看著冰棒，馬上止住眼淚」(B-950504-O)

看到這一連串的狀況，我忽然能體會阿奕為什麼說那時會被小娟嚇到，而有一陣子不敢找她說話。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事件，但小娟不懂得以合適的方式說出自己的需求，只是以強烈、近乎直覺式的「哭泣」來反應，也難怪同學常說「怕把她惹哭了」，而不敢和她有多一些的互動。

後來，這個冰棒哭泣事件的落幕，我以接近「老師」的身份，教導小娟如何表達需求：「我半蹲著跟小娟說有事情可以講出來，或是跟其他同學交換，如果拿不到就哭出來，其他同學會嚇一跳。接著，拿了一根布丁冰棒，教她說『我可不可以跟你交換』，教她下次可以用說話的方式來表示自己的需要，而不是用哭的。小娟練習了一次，說得很清楚，我也就讓她換走手中的冰棒」(B-950504-O)。不過，這個事件讓我對「能力培養」一事，有不同於資源班老師的看法。我想，「隨機教學」是必要的，但「隨機」也可能等於「事後補救」，總在不恰當的行為出現了，老師的教學才跟著出現，但那些不當行為引起的驚嚇、厭惡、排斥……，是不太可能完全跟著被「事後補救」的。

我相信老師和家長，更應該在事件發生的前頭，教她們一些人際互動上的社交技能的，學著說出自己的困難、說出自己的需求，學著向別人求助。也惟有早一點將這些生活上常用到的能力交付她們手中，智障兒童才有「學著交朋友」、「學著與人溝通、付出」的種種可能，而老師和家長也才不需要在他們身後一味地鋪路、一味地補救和永遠的擔心！

三、成人的引導是關鍵

在阿文、小娟和小羽的故事裡，成人的角色是不可或缺的！特殊學生家長、一般學生家長、資源班老師、班級導師…，每個兒童生活中的成人，都在過程中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左右著友誼關係的建立和維持。我以圖 4-4 來呈現三個故事裡，各種影響智障兒童友誼關係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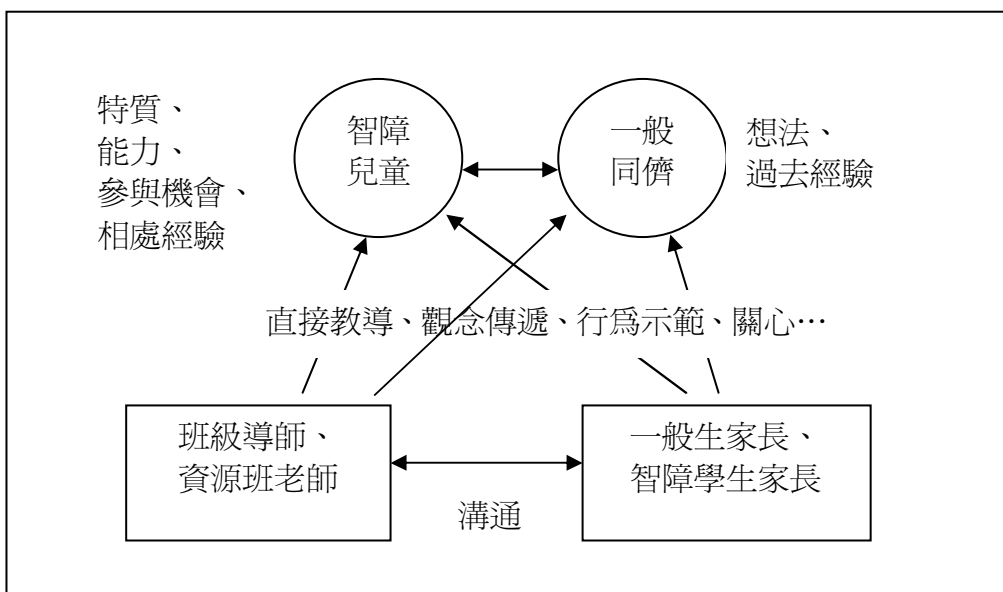


圖 4-4 智障兒童和一般同儕之友誼關係圖

如 Mannarino (1980) 所言，人際關係的基本單位是「一對」，因此，我將「智障兒童」和「一般同儕」放在互動的中心點，他們分別帶著個人的特質、能力、想法和經驗進入班級之中。除了兒童本身自然的相處互動，教師和家長對兒童的教導、示範、觀念傳遞，成人彼此間的溝通、討論，也影響友誼關係的建立、加深或停止。

例如，阿文的導師在班級經營上，常會向其他同學提到「一

家人」和「尊重」的概念，希望同學站在「同理」的角度看待阿文。「在教導學生不要欺負阿文時，老師會要學生想一想，如果自己是阿文媽媽，聽到孩子被欺負，心裡有會什麼感覺，所以你們不可以欺負他」(A-950302-II-5)。在同學幫忙阿文的心態上，宏明也以老師教過的想法，「老師說過一個人做一個錯事就會傳千百里，可是做一個好事只會傳一點點而已」(A-950309-I-ST12)來說明這些行為不值得大聲張揚。

不過，阿文老師並非單方面地要求同學包容他，在阿文出現不當行為時，老師會制止，也教同學要懂得保護自己。

「有少數幾位學生會說阿文打他，老師請他說明阿文是怎麼打的，跟同學說下次如果他再有這樣的動作，要伸手抓住他的手，同時跟他說不可以這樣，老師也跟學生解釋，阿文不是故意要這樣做的，他只是好玩。」(A-950302-II-5)

老師的這些教導，逐漸塑造整體的班級氣氛，「接納」雖然不是直接可以測量，卻能在一些細微之處見到端倪。一次和老師的閒聊中，她提到這麼一個有趣的現象：

「同一排教室有一位三年級的自閉症學生，最近很奇怪的是會常常自己走進我們班級裡來，我們同學看他進來也不會大驚小怪，好像把他當成班上的一分子，那我之前也有跟學生提到，像這一些學生他可能不太會主動跟你說話，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那你要一直跟他說話啊！學生好像有聽進去！」(A-950413-II-1)

我想，這種友善的班級氣氛，就連其他班級裡的特殊學生都感受到了，所以喜歡往阿文教室裡逛。另外，我發現阿文老師和小羽資源班老師一樣，強調「互動」是兩個人的事，聊不

起來、沒有交集、很少一起玩等狀況，並不是智障兒童要負擔全部的責任，一般同儕也需要有所主動、有所嘗試。小羽的故事裡，老師這樣的想法帶出了「變魔法」的做法，也使得一般同儕願意踏出友誼互動的第一步。

小娟的故事裡，我看到她在升上三年級時的不適應，突如其來的拆班、換老師，對小娟這樣較特別的孩子而言，新老師的引領、對待更是重要。老師的角色是智障兒童與新同儕之間的橋樑，一方面引著智障兒童熟悉班級生態、認識同學，一方面也透過「小娟是個……的孩子，你們要……」的介紹，建立同學對她的第一印象。老師的說與做，可能影響與轉變「智障障礙」這個潛在標記。就像小娟的同學阿政說的「因為以前班上沒有資源班學生，所以感覺怪怪的」，一般同儕因不了解而有自己的解釋與猜想，但這種不確定不正也是老師可以努力之處！給予孩子知識，給予孩子接觸的機會，老師可以在兩群學生互動之初，把關係帶往不同的方向！

重新編班的階段，老師還能做什麼努力呢？阿文的老師提到對未來五年級編班時的打算：

「升上五年級之後，三個班級會重新打散編班，所以有的同學會繼續跟阿文同班，像他們這些特別的孩子會先挑出來，剩下的就作 S 型分配，我很希望這幾個平時常幫他的學生能繼續跟他同一班。我可能會在編班會議上提出來吧！這樣做也會讓阿文媽媽放心一點！」
(A-950302-II-5)

對應於以上這些老師的用心，家長又能在友誼關係裡做些什麼呢？在三個學生的情況裡，阿文媽媽是最積極參與的一

位，在送禮物之外，她還有更多的用心：

「第一個比如說他小五一定會再拆班，會有一些新的、陌生的，甚至根本不了解阿文的，就是老師也是，也是換老師了，那其實我的第一步會去跟老師溝通說，老師接他的意願是怎麼樣？我第一步可能在七月，我在七月就會跟老師談好哪一個人要接他，我就會先去拜訪，因為老師那一步是很重要的，那如果老師的接受度 ok 的話，老師也想認識他，我們就讓老師認識，那如果老師不想認識他，我也覺得 ok，因為老師沒有必要那麼大的壓力，因為接他不是那麼困難，要看老師願不願意，如果老師願意，我們會跟他說可能他會什麼，他不會什麼。我都會寫下來，因為之前那個老師也是這樣，寫下來，然後我們要求的是什麼，我們都會跟老師講清楚，我會讓老師很放心的接他這兩年，媽媽要的是什麼，老師都會看到。」

「那下一步就是你會每天早上去看，看同學對他怎樣，然後去看同學對他的態度，慢慢去跟同學溝通，我會記住每個同學的名字，因為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對，然後去跟他們作互動，然後同學他們問：『他為什麼會這樣？』我就會很有耐心跟他們講：『他是因為怎樣，那要你們幫助他！』我會有一些小撇步，我會先誇小孩子，說：『你很棒、很聰明，你很優秀！』『因為你很棒，所以你是他的小天使！』我都會盡量跟小朋友說：『你們都是他的小天使，那可以幫助他的麻煩你們幫助他。』盡量跟小孩子溝通，其實小朋友還能夠理解。」(A-950302-I-P)

阿文的媽媽從新老師、新同學等處著手，努力地幫阿文鋪

好下一階段的路，就希望透過這些微的舉動，讓阿文和同學相處得好一點。但相對於阿文媽媽的推動，小羽的生活裡，爺爺奶奶的擔心則限制了她在放學後與同儕的相處：

我：那你呢，你放學後會不會找小萱玩？

羽：會啊，可是有時我爺爺奶奶都不答應！

我：不能出去玩是不是？

羽：不答應讓我跟小萱玩。

我：爲什麼？

羽：就爲了一些人很奸詐，我阿嬤都以爲是小萱亂的，
所以她就讓我們兩個不要一起玩啊！

我：喔，所以現在沒有一起玩了是不是？

羽：對。

我：喔，那上課……

羽：因爲上次有人在壓我的頭，我阿公看到就以爲是小萱在用的！

我：結果是誰？

羽：結果是那個三年級的。

我：啊，三年級會壓你的頭？

羽：拉我的頭髮。

我：怎麼這樣子，欺負你喔，男生還是女生？

羽：女生！

我：然後就欺負你？

羽：是啊，我們就到我阿公沒看到的地方玩！

(C-950328-I-ST5C)

小羽最後那句「到我阿公沒看到的地方玩」，點出她心中還是喜歡和朋友一起遊戲的。長輩的擔心沒辦法抑制小羽對玩

的渴望，她只好選擇偷偷地躲到角落裡遊戲。但，因為一次的欺負事件，小羽連「玩」都不能光明正大了，「愛與保護」的背後，竟是不自覺的剝奪。

在這些顯而易見的角色之外，我從一般學生的談話中，還看到了另一個隱身其後、卻不容忽視的力量，那就是「普通學生的家長」。我和孩子討論到選擇朋友時，小萱提到媽媽說功課好不好都沒關係，這個概念讓她不在意小羽的功課很差，而願意選她當朋友。諸如此類的觀念傳遞，在對話裡一直出現，也影響了學生的反應：

我：會跟她聊天？

如：不會跟小羽聊天，就是上學她就會遇見我，她就會

「嗨！」，因為那時候我快遲到了，沒跟她打招呼。

然後媽媽就說要跟她打招呼啊！

我：為什麼媽媽會這樣提醒你？

如：因為媽媽覺得沒跟她打招呼的話，她就會以為你不理她。(C-950314-I-ST4)

我：好，那辛辛先講講看，你喜歡的小朋友有小雨、小庭跟小如對不對，為什麼喜歡跟這些小朋友一起玩啊？

辛：因為覺得她們功課很好，然後如果常常跟她們在一起的話，自己的成績可能也會變高。

我：喔，所以你喜歡的好朋友是功課很好的？

辛：對！而且我媽媽有時候會告訴我說有沒有朋友不重要，只管好自己的功課，以後就不會後悔。

我：喔，你媽媽都這樣跟你說。

辛：而且，我現在有在上那個何嘉仁啊，英文已經上到八級了！（C-950321-I-ST56）

於是，老師和家長就以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推遠、拉近孩子間的距離。成人，是智障兒童友誼關係裡的關鍵啊！就因為這樣，家長或教師實在不能以一句「那是孩子的事」或是「交朋友，就自然會發生的啊！」來草率應對兒童友誼的發展！也許，站在兒童身邊的每一位成人應該及早思考的是：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怎麼做？怎麼說？……。

四、為兒童的友誼關係創造機會

還記得小娟故事裡，阿奕那一次次生動的描述與心情起伏嗎？我感動於阿奕和小娟的關係由生疏到熟悉、從互動中彼此了解。這個過程，就像 Levinger（1980）的提醒，友誼關係是不斷改變的，而關係發展的第一步，就是彼此的接近與熟識。

就像圖 4-4 所示，智障兒童和一般同儕是站在互動的兩端，跨出第一步，關係才有往下發展的可能。但，誰來創造機會呢？智障兒童、一般同儕、老師、家長，這四個友誼關係圖裡的角色，都可能為兒童友誼帶來機會。雖然，故事裡的阿文、小娟受制於能力與行為表現，常是被動以待地等著他人來接觸，但這並不表示智障兒童沒有交友的動機和能力。給智障兒童多一點的練習，多一點成功的交友經驗，他們就可能從被動的接受變成主動的探索，就可能為自己創造機會！

站在另一方的一般同儕與站在關係外圍的成人，也同樣能創造互動機會。以阿奕的經驗裡為例，老師在座位上的安排，為他帶來了認識小娟的機會。雖然一開始是被動地面對這樣的

轉變，但相處中，阿奕對小娟的感覺從「有點奇怪」、「我被嚇到了」到現在的「我比較了她」，這個安排的確讓一般同儕改變了想法，也為智障兒童帶來朋友！

阿文老師的「守護天使」制度，也是創造彼此接近、熟識機會的好例子！老師規定值日生般的輪流，每個學生對阿文都有一點實際接觸後的了解，都能說出一些他所知道的阿文，這是在其他兩個班級的學生身上看不到的。相較於阿文，小娟、小羽的同學最常在聊天時提到的幾句話就是，「我很少跟她一起」、「我跟她不太熟」，更有孩子會直接問：「為什麼我們要聊小娟的事？」同在一個班，卻對智障兒童有著這樣的陌生，沒有第一步的接近，如何期待關係能有後續的發展或加深？

機會帶來改變，在智障兒童的學校生活裡，有些機會卻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剝奪、減少！Epsein (1986) 認為兒童會習慣選擇和自己較相似、較靠近的人當朋友。「特殊學生」、「資源班」等外加的形容詞，一開始就挑戰了兒童的「相似性」。實際接觸前，一般同儕先入為主的假想「她和我們不一樣」，擔心「彼此合不來」，而在「選擇智障兒童當朋友」上遲滯不前。如果再加上智障兒童在情緒、行為上的不當表現，帶來同儕相處時的負面經驗，可能更讓一般同儕覺得彼此的「不同」與「合不來」，而不願意選擇智障兒童當朋友！

兒童之間的「接近性」則可能被成人的作為所剝奪。以阿文來說，老師對他的種種優待，無形中刪去他和同儕相處的機會：「激烈的他都沒做，像上次那個運動會，大會操他也不用跳，因為高難度，老師覺得對他來說太難了，他也比較不愛動，他就像少爺一樣坐在那裡！」(A-950302-I-P)。於是，坐著觀看大會操，就像坐著升旗一樣，突顯了阿文與眾不同的身份，也拉遠了和同學一起活

動的距離！

五、友誼為彼此帶來改變

連接智障兒童與一般同儕的友誼關係，對雙方究竟有何意義呢？兒童真的可以從互動中，得到友誼關係裡的親密、確認、安全感，也學習到合作、分享等技巧嗎？從三個故事裡，友誼關係為智障兒童與一般同儕都帶來了不同的學習、改變。例如，在班級裡擁有最多朋友的阿文，從相處中變得更樂於表達，願意和同學分享自己的生活，而這樣的轉變是資源班老師、阿文媽媽都肯定的。雖然阿文大多還是單向地討論自己關心的話題，但至少在友善的互動裡，阿文有了主動表達的行為。這也讓他和朋友之間，在溝通、分享上跨出了一步！

阿文的同儕也在互動中得到珍貴的學習！同理，是在情緒和觀點上的角色取代（Harris, 1989）。孩子在照顧阿文的過程中，他們學會將心比心地站在阿文和阿文媽媽的立場看事情，同理他們的感受與觀點，也學習相互尊重。就像孩子在言談中提到的，每個人都不喜歡被亂碰，所以平常也不能隨便亂摸阿文，因為「他也是人」，也會因為這種對待而不高興（A-950302-II-5）！很簡單的四個字，卻是兒童間最好的尊重，「他也是人」也代表了在障礙的特質之外，孩子看到了自己和阿文的相同之處。因為阿文，同學以真實、深入的方式認識「障礙」這件事，也把對阿文的接納，擴及到其他障礙兒童身上。這些，是孩子的改變！

負面的相處經驗和友誼關係的缺乏，也影響兒童的行為與想法。Ladd（1990）認為朋友的支持與認同，會讓兒童更喜歡或更投入學校活動。友誼，帶來了兒童對學校活動的興趣。小

娟的生活裡，因為友誼也有了這麼一次的改變。從一、二年級的結交朋友、玩耍嬉鬧，到升上三年級的被欺負與落單，她能從友誼關係裡獲得的支持、認同減少了，經驗到的反而是同儕的疏離與欺負。這些，讓小娟對學校活動、對交友都有些怯步，甚至大聲地宣告著「我不需要朋友」。這種明顯的改變，就算小娟沒有提，媽媽也能感受到她的「不開心」、「不喜歡上學」。過去被同學欺負的負面經驗，並沒有隨著老師的介入處理而消失，它還是阻卻了小娟對學校生活的投入，就像小娟私底下跟媽媽說：「我希望能快點升上五年級，能重新編班，就不用跟那些欺負我的人，很壞的同學同班」(B-950419-I-P)。疏遠的關係帶來了被動，也讓小娟對這一刻的相處不抱期待！

因此，友誼是兩個個體的互動，也在互動中交錯影響了兩方的想法與行為。就像圖 4-4 裡，連接智障兒童與一般同儕的「雙箭號」，是相互的作用，同時也是雙向的改變。友誼中的收獲，並不會因為互動的一方是智能障礙兒童就完全消失或減少的。

以上，是我在三個智障兒童的故事裡所看到的事實。在三個兒童的小社會裡，我肯定友誼關係的存在，但也在現有的存在中，發現更多智障兒童、一般同儕與成人可以努力之處！